

4

南

入

瑞



南



南



# 律師萬兆芝

寓西城按院胡同三十號

## 請看中日文 合璧之月刊 文字同盟

刊橋醉軒先生主編內容豐富印刷精美

執筆者多中日兩國碩儒名士第七號已出版

每冊四角總社北京西長安街廿一號

安 穩 求 祇

### 中法儲蓄會

中國有限公司

我人儲蓄於儲蓄機關原為求金錢之安全保障然則儲蓄機關之必須十分穩妥固不容絲毫忽視者也敝會創辦迄今已歷九載幸蒙社會之信仰儲戶已逾三萬餘人深為榮幸敝會具救濟世人經濟困難之初衷使人人同登富足有餘之樂境不憂無愁享盡前途無窮之幸福非敢徒以如何利優相誘惑而冀墮其術中者所以擬也幸三思而加入焉

辦  
每月存儲一分五種  
十二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法  
▲為增進儲戶興趣起見每月開獎一次(獎金已達二萬二千餘元)  
既得穩妥之保障又有極大之希望

求之市上不可多得

北京總會 東交民巷匯昌大樓  
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 南金雜誌第四期目錄

【封面】 邵次公先生題字 高句驪好大王陵碑之二(王希哲拓贈)

【插圖】

周特鐘	施涵宇藏
新疆出土之古印	梁玉書藏
徐濟甫蔡巨川製印	李子英攝
鄭蘇堪羅叔言	李子英攝
蕭謙中山水	于自玄攝
野亭殘雪	于自玄攝
陶然亭之香塚及鸚鵡塚	朱滌秋攝
北美尼亞加瀑布	于自玄攝
玉泉浮屠	耿幼山攝
胡適之書翰	邵次公贈
陸小曼女士之思凡	曲尸主贈
王鳳卿書箋	于鴛壽贈
馬艷雲攝影	畏夏贈刊
電影女明星胡蝶近影	顧紅葉贈
袁寒雲詩翰	顧紅葉贈
曹穉荷詩翰	竹辭生贈

(言志集)

顧紅葉贈

【文字】

國難賭記	胡適
墨字	邵次公
五官異義	戴友蓀
雀生齣解	袁寒雲
言志集	曹鏗
无悶小記	南澗
歌臺新語	垂雲閣主
風流藪	惜春御史編
鑑戒實錄(七)	姚君素
春明鱗爪錄	傅芸子
邵次公近作	邵次公
一葉菴說詞	宗澹雲
理學家詩有仙氣	半夢
劉趕三軼事	傅借華
俠妓	胡叔磊
村師趣史	壽虹
瑤光秘記(續)	靈犀
三國志平話	傅芸子

南金社徵文

徵求一中國新嫁娘自頂至踵之美的新

裝飾

(1) 能據古代及參加東西各國之裝飾訂為

一種服制附有圖樣最佳

各抒意見不拘文言語體

(2) 選登者酌酬現金雜誌

(3) 稿寄北京齊內萬歷橋三號姚君素

邵次公文字潤格

賣字

單幅每尺叁元 招扇單面陸元

餘件例推或另議

壽文之屬每百字念元

賣文

壽文之屬每百字念元

家傳墓誌哀誄之屬每百字拾元

餘件例推 詩詞另議

隨封加一 作者出名與否聽便

北京中南銀行

北京畫報社

天津南金雜誌 京社各大南紙店

天津日界永平里七號本宅

收件處

夏貞叔仕女畫例 乙丑重訂

堂幅

八尺卅六元 六尺廿四元  
五尺十六元 四尺十二元  
三尺八元

橫幅

照前加半 屏條六折

扇冊

每件四元 冊頁以尺為度

手卷

每尺四元

雙士女加半

花卉減半

點景另議劣紙不應

收件處北京

景山西門小石作一號夏宅  
琉璃廠淳善閣清秘閣榮寶齋  
及各大南紙店

凡聲明南金介紹得按九折照算

# 周 特 鐘



高建初尺九寸九分紐高二寸五分兩舞相距七寸一分橫六寸一分兩銑相距八寸二分橫六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二分重今權一百六十兩紐爲夔紋紐下爲蟠虬紋篆帶及隧下紋同前銘夾鐘兩字後銘大晟兩字按律呂之本雄鳴者爲六律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是也雌鳴者爲六呂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是也銘爲夾鐘爲十二律中之第四鐘大晟者宋樂名也周禮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注六樂六代之樂也黃帝曰大卷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宋者商之系二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沿六代之制創爲大晟樂以示尊親又按北京古物陳列所所陳之特鐘尺寸花紋重量與此不差累黍銘曰夷則爲十二律之第九鐘其與此爲同時之器也無疑施涵宇識

◁ 印 古 之 土 出 疆 新 ▷



製 蔡  
川 巨  
印

製 徐  
甫 濟  
印

近 代 墨 寶 之 一

鄭 蘇 堪  
羅 叔 言

法 書

將美匡醜對颺休光歷五官掾功曹山  
 立時行貢真紉瑤過漸防前後臧其勛  
 俾守犁陽正身跡下神化遂通方伯術  
 職嘉君義細

激素飛青閣漢張表碑鈎本孝背

王二日既出靈雨十戌命王各于既  
 數木全井日人司豆明王少人豈冊命  
 豆明王日明乎中或公日市器新

己丑秋七月員松羅松王等誌碑向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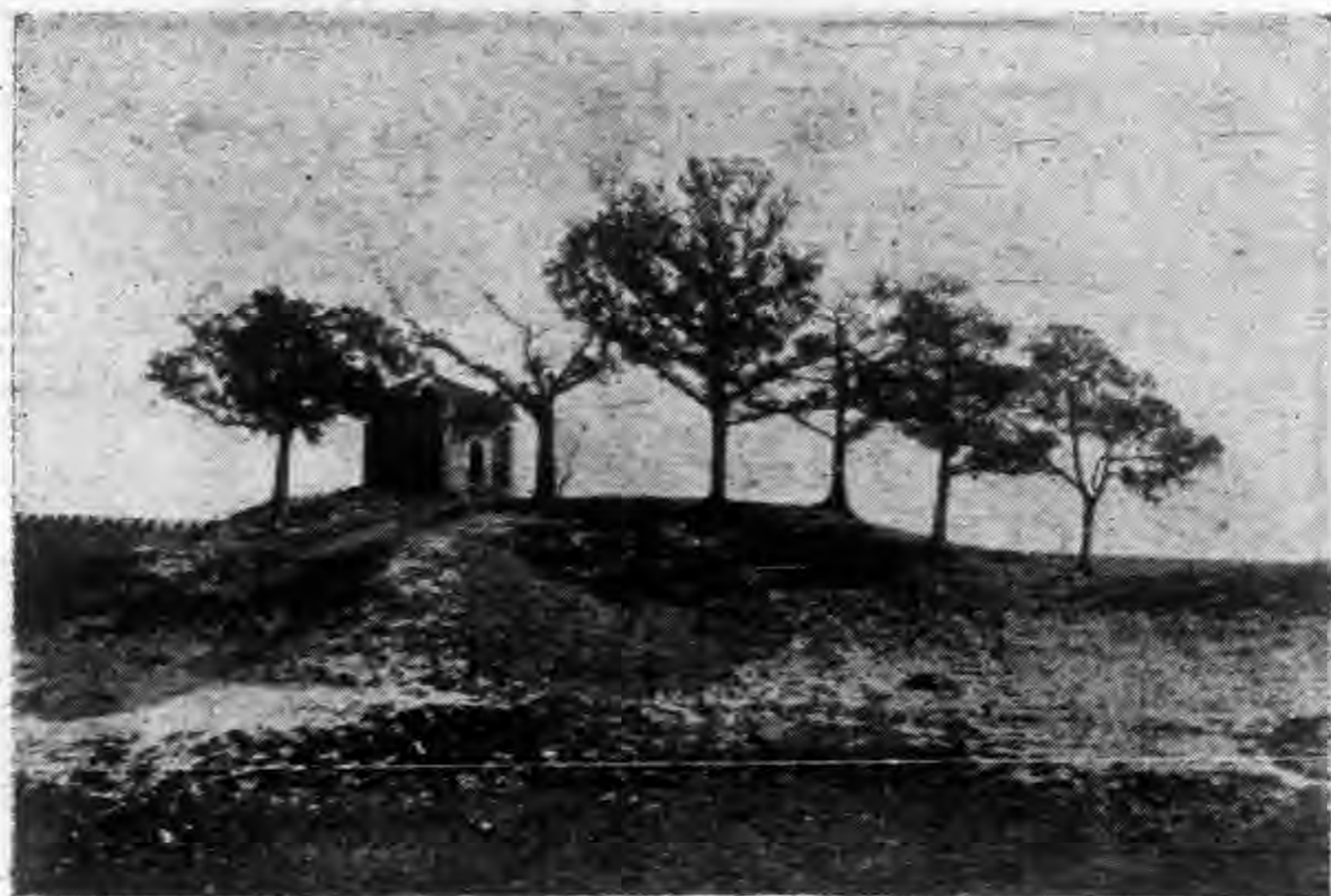
蕭謙中山水



丙寅十月詒山蕭謙寫

— 李子英攝 —

野 亭 殘 雪



— 于自玄攝贈 —

第一 次 君 柳 記 謂 花 拈 者 影 寺 殘 之 志 一 景 前 即 此 寺 拈 所 堂 萬 溪 期 第 一 者 塘 蓮 所 一 景 前 即 此 寺 拈 所 堂 萬 溪 期 第 一 也 嶼 花 謂 志 之 殘 寺 影 者 花 謂 記 柳 君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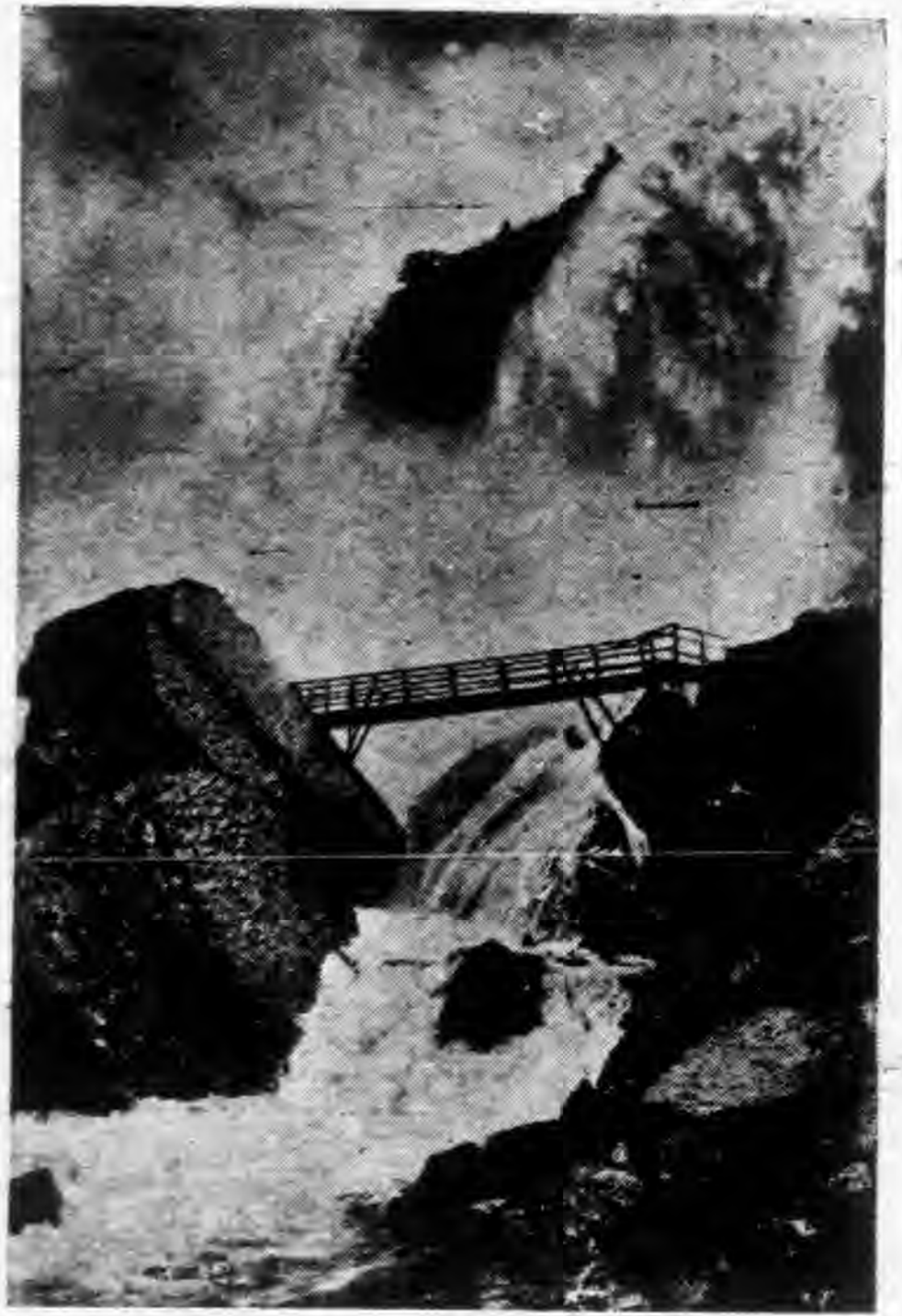


△ 陶然亭之香塚及鸚鵡塚 ▽

— 朱滌秋攝贈 —

北美尼亞加瀑布

玉泉浮屠



于自玄攝



耿幼山攝贈

胡適之書翰

次公先生  
 秋奉「里字」札記一條，乞  
 指正。  
 相如十八指見郭氏學之流傳卷五，有小  
 序記此歌的源流。乞告金先生。  
 胡適上。

十四、三廿。

邵次公贈刊

~~~~ 花 之 際 交 ~~~~

士 女 曼 小 陸

影 戲 凡 思



—— 刊 贈 人 主 厂 曲 ——



~~~~~  
坤伶馬艷雲最近  
在津攝影  
~~~~~



——畏夏贈刊——

電影女明星胡蝶近影



國難睹記 清史館鈔本

草莽東海波臣瀝血謹記

明崇禎十有七年歲次甲申。草莽臣親睹國難。天崩地裂。九死一生。略述萬一。用備省覽。自二月二十有五。昌平鼓噪。都中錯愕。潰兵二千餘人。皆係山陝。爾後凡寓燕西。悉行驅逐。恐至內變。當事者旋懸示撫慰。人心稍定。繼卽傳報固關失守。口真保定府道等官。俱爲虜兵縛獻。當事者匿不上聞。蒙蔽聖聰。致釀大禍。三月初十日。外邊報緊甚。先帝時時延訪。而輔臣九卿科道。默無一言。惟有相向涕泣。嗚呼。當此口口之秋。諸臣蒙蔽如故。兼之賄賂通行。不荆棘銅駝。殆不止矣。首輔陳演曾發南遷之議。先帝曰。國君死社稷義也。寧有棄封疆而居南面耶。辭色並厲。乃止。十二日。外報益急。陳演蔣德璟二輔。上疏請歸田。聽其回籍。蔣則星夜出都。陳獨遲滯不發。後從賊受刑而死。輔臣者伎倆如是而已。時先帝屢諭九門。最是緊要。每門撥科道二員。分視要地。盤詰奸細。自後各門巡視。俱有科道。草率應事。十五日。居庸關報陷。諸臣束手無策。止有守城一著。隨出示曉諭各將官。俱於



十六日巳時率兵上城。十六日午後。兵始上城。城門始閉。每槩止用一兵。其著意者惟有李襄城一人。餘諸將內臣各瞪目相視。無他策也。十七日五鼓。砲聲始發。如雷灌耳。午後賊已薄城。城外火光灼天。內皆罷市。其時陰雲四起。風雨凄其。日色慘淡。萬姓如坐針氈。十八日街道肅然。來往者止。有巡街官員。大聲呼喝。飾掩耳目。上午兵部有密報。外羅城彰義門已陷。殺百姓甚衆。城上砲不絕響。少頃滿街傳遍。皆云是日干支不利。闖賊擇十九日辰刻入城。無肯信者。其夜砲聲徹曉。驚駭無地。十九日寅刻。先帝出宮。雜內臣中。先至正陽門。傳令開門。守門者以不得旨。堅不肯開。城上放砲者。駕砲反望內發。又奔順成門。守門者亦如之。不得已馳往定國公府中。府中人以主人出外爲辭。先帝見大勢不可爲。復入宮。哭別皇后。言其顛末。聖后卽時縊崩。先帝手刃袁妃。毀公主一臂。復欲刃東宮而中止。辰刻城破。先帝不知所之矣。賊之入城。東進齊化門。西進順成門。街衢携老挈幼。相向而哭者萬萬人。少頃只見五色衣賊。手持利刃。腰挂弓箭。口稱獻驃馬。凡人家有驃馬。盡行獻出。百姓門首俱貼永昌元年順民六字。各排香案。手執順民二字。或有將順民貼於額上。不拘何色人等。

俱穿極破青衣。頭戴破氈帽。備時破衣破帽。重價購之不得。各官多跪迎者。賊兵口罵奴才奴才。正倉皇間。傳已出安民榜。爭往觀之。皆假慈悲語也。未幾。闖賊已入宮矣。飛騎數百。出入無忌。逼覓先帝不得。出偽諭云。如有獻出崇禎者。授伯爵。黃金萬兩。隱匿不報者。全家誅戮。徧貼榜文。人人驚恐。二十一日午後。闖賊至煤山。見先帝已殉社稷。從死者惟內臣王之俊一人。先帝蓬頭跣足。身穿白背心。左襟上書大明皇帝四字。右襟上有血書數語云。止因失守封疆。無顏冠履正寢。朕之驟失天下。皆因貪官汚吏。平時墮壞。宜盡行誅戮等語。闖賊卽著內官發出。停東華門茶棚內。用極薄楊木棺盛之。聖后自縊龍榻上。遇身用縲密縫。上用錦被覆蓋。顏如生。內臣王之俊棺。亦停茶棚側。各官既受僞職。往來過此。以扇遮面。無一人下騾拜哭者。賊招李襄城使降。襄城給云。須用帝禮祭葬。葬畢乃降。賊初不肯。爭之再四。侃侃不屈。方改葬梓宮。葬以帝禮。祭以王禮。初二日昇陵安葬。先一日闖賊傳令東宮暨定王。于大行皇帝梓宮前行禮。東宮身穿白箭衣。白快靴。行禮畢。卽逼之入內。出喪之日。止一李襄城匍匐哭送。葬畢自殺。真勳臣中第一人也是。時間變殉難者。京營御史王章。

同科臣光時亨分守平子門時亨勸章逃避章云寧死不去。入宮擬殉先帝。行至朝天宮爲賊兵所殺。而同事時亨竟蒙面從賊矣。大司農倪元璐。從容就義。朝衣北向。儼然如生。甲戌鼎元劉理順。合家殉難。共一十八人。俱赴井死。總憲李邦華死時。望北辭闕。向文山先生象叩首。口占一贊一絕。句使家人扶縊吟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魂歸天府去。兒孫百世仰芳名。僉憲施邦曜亦口占二語云。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閣臣范景文投井死。宮詹馬世奇。周鳳翔（兩家俱有二妾同殉）詞臣汪偉（妾耿氏同難）大理卿凌義渠（夫人某氏同難）車駕司主事成德勳。臣中駙馬鞏永固（全家縊死）新樂侯劉文炳（全家卽自焚其死甚慘）已上諸臣。俱於十九日死。其不受僞命。而繼死者。太常卿吳麟徵。銓司許直。少司寇孟兆祥（子孟章明同父死節）太僕卿申佳胤。都掌科吳甘來。職方金鉉。順天提學陳純德。御史陳良謨。而襄城伯李國楨則最後死。其節義直感天神矣。共計死節臣二十有三人。

（未完）

墨字

胡適

關尹子七釜篇

有誦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

惠棟云：

案御覽引墨子五行記言坐在立亡事。抱朴子所傳鄭君書，有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又云，

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為一卷，云云，詳見內篇。『墨字』

乃墨子之訛。神仙傳『劉政治墨子五行記。又服朱英丸。』（松崖筆記一頁十六）

今檢覽八百八十八

抱朴子曰：……又墨子五行書云：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感面則成老人，含笑則成女

子，踞地則成小兒。（石印鮑刻本）

與惠氏所見之本不同。又按御覽引抱朴子乃是遐覽篇之文，原文如下：

墨字

五

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十九七）

惠氏所校，似乎近是。但「有墨子者」與上下三句不相稱，似當讀「有墨學者」。

十三，三，廿三。

頃往研究所檢太平御覽，始知明活字本及汪氏活字本皆作「墨字」。其餘各本，——張刻，——鮑刻，日本本——皆作「墨子」。

十三，三，廿五。

次公先生。昔年曾作墨子神仙考一篇。引御覽卷八十八一條。述墨子五行記云云。又見松崖筆記引作墨字。意惠氏定字所檢本偶誤。然不知所据何本。爰問之適之教授。遂鈔示其札記以告。次公先生。此藁昨於次公寓所見之。錄副以歸。次公舊而能新。適之新而能舊。所謂兩賢不相厄。

信非虛語也。次公適之二公學行俱爲蒙生。平信慕之人。特記其緣由如此。使世之治墨學者。得一資料也。

芸子附記

閩侯陳震字仲起。甲辰名進士也。曩遊塞北。於熙民觀察處。見其放歌一首云。男兒三十尙貧賤。醒醒埋頭守書卷。白眼長教奴隸看。酸態畏被友朋見。不如廢箸躬粥財。持籌握算爭奇羨。果然赤手便成家。白壁明珠數充牣。歌舞侍兒楊柳腰。笙篴小婦桃花面。不然短衣匹馬赴絕域。大小身經數百戰。樓蘭縣首長安衛。尉佗頸繫明光殿。肘間斗大黃金印。出門百十作呵殿。紀勳令勒燕然碑。傳餐賜饜大官饌。否則長揖謝塵寰。天下名山足迹徧。西渡弱水東蓬萊。瑤池阿母陪清醞。駐顏辟穀方既成。萬古金身常不變。安能鬱鬱隨世人。利鎖名繯困豪儁。匆匆三萬六千場。轉眼一朝成露電。吁嗟乎。人生行樂貴及時。無爲負此頭上弁。此作氣魄豪縱。讀之可以浮一大白也。

素心人

### 五官異義

邵次公

五官者與五藏相應以配五行者也。然書傳所紀說各不同。五行大義雖有條舉殊未完備。今列為表以示其略。

木 火 土 金 水

肝 心 脾 肺 腎

目 耳 口 鼻 陰 素問金匱真言

目 舌 口 鼻 耳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目 舌 口 鼻 耳 靈樞脉度

目 下 竅 鼻 口 耳 管子水地据五行大義三引

目 耳 口 鼻 陰 淮南地形

目 耳 口 鼻 竅 白虎通性情

|   |    |   |   |   |                |
|---|----|---|---|---|----------------|
| 目 | 耳  | 口 | 鼻 | 陰 | 白虎通引之命苞        |
| 目 | 舌  | 口 | 鼻 | 耳 | 白虎通引或說         |
| 目 | 舌  | 口 | 鼻 | 竅 | 五行大義三引按神契      |
| 目 | 舌  | 口 | 鼻 | 耳 | 五行大義引老子河上公注道經義 |
| 目 | 舌  | 口 | 鼻 | 耳 | 甲乙經五藏大府官       |
| 目 | 人中 | 口 | 鼻 | 耳 | 五行大義引相書        |
| 目 | 唇  | 舌 | 鼻 | 耳 | 五行大義引道家太平經     |
| 目 | 鼻  | 舌 | 口 | 耳 | 太平經又一說         |
| 目 |    |   |   | 耳 | 五行大義引道家太武經     |
| 目 | 口  | 手 |   |   | 金樓子            |
| 目 | 口  | 面 | 鼻 | 耳 | 太清神鑑一          |

五官異義



目 口 舌 鼻 耳 子華子北宮意問

右列五官異義。其分配五藏皆同。今尚書夏侯說據五經異義推之。

木 火 土 金 水

脾 肺 心 肝 腎

耳 目 心 口 鼻 淮南精神

右列五官。其分配五藏。蓋用古尚書說。玄太玄數亦主此說。肝淮南作膽。又脾誤肝。

文子九守襲淮南誤本。分肝胆為二。而不數心。說亦乖異。其言曰。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

胆主口。今不詳其五藏。與五行之分配如何。蓋偽書不足徵信也。

木 火 土 金 水

貌 視 思 言 聽

脾 肺 心 肝 腎

貌目心口耳

右列爲今尙書洪範傳義。據漢書五行志。春秋繁露。五行大義。諸書述之。其五藏分配之候。疑與古尙書同源。其以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蓋取諸易象也。論衡言毒篇云。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非也。洪範以視配火。以言配金。

易說卦兌爲口。洪範五行傳。五經異義。據以爲說。老子塞其兌。河上公注。兌。目也。淮南道應篇。高注。兌。耳目鼻口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一依洪範。其五行順逆篇。春秋病疥。搔溫體。足脰痛。夏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夏中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秋民病喉。咳嗽。筋變。鼻淵窒。冬民病流腫。水張痿痺。孔竅不通。亦據貌目心口耳之次序。然中夏病在舌。秋病在鼻。則引伸之義。不僅洪範舊說矣。

### 雀生鷓解

戴友蓀

竹書紀年。帝辛三年。有雀生鷓。賈誼新書春秋。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陬。案雀本字。爵段借。說文。雀依人小鳥也。鷓鷓風也。爾雅。晨風鷓。郭注。鷓屬也。說文。鷓鷓鳥也。孟子。爲叢毆爵者鷓也。左傳。若鷹鷓之逐鳥雀也。夫弱小之雀。食小蟲穀實以爲生。而能生體大十倍性殘狀猛肉食之鷓鳥。自受迄今。說者若不神之以爲災異妖祥。必斥之以爲荒唐誕妄明矣。竊謂茲二雀所生之鷓。實皆非鷓。乃子規耳。何以知其然也。試詳言之。子規候鳥也。每屆清明後五六日。自熱帶來至溫帶。度夏盡始南歸。體大如鵲。惟足尾稍短。首亦較小。羽烏有光而羃斑白。喙長而其端略鈎。雄者之喙灰黃色。雌者黃灰色。足色等喙。捕食飛蟲。啄采椹實。常夜鳴達旦。聲甚悲壯。不巢不孚。劫竊戴鷓鷓白頭翁瓦雀鷓鷓等巢。寄生其卵。此亞洲種也。埤雅。杜鵑一名子規。寄巢生子。百鳥爲哺其雛。美國韋勃司波氏國際大字典。子規。歐洲子規不築巢。寄巢生卵。他鳥爲孚之。美洲黃味子規與黑味子規皆自築巢。子規不孚之由。昔法國解剖學家藹麗生氏。謂雞鷓之屬。其膝皆在膺際。居於頸末與胷骨

上端之閒。而子規之喙。獨在腹部。位於胛骨下端與肛門之中。飽食之時。其腹必膨脹而隆起。是以不能安於伏孚也。英人白其佩疑其說。嘗剖視厥鷓。見其喙亦在腹部。與子規不少異。且言無脛之鳥。其喙在腹者是其常也。美洲巢孚子規。其藏府之位置。實與亞歐種同。子規不孚。則終未悉其所。以也。子規之殼。其喙反較老鳥爲闊且曲。終日張口待哺。饕餮難厭。厥狀殊兇。其保之嫡子。常因爭食而遭其啄殺。故不識者遂以爲鷹鷂焉。歐洲習俗。亦因其羽毛未豐之際。姿態尤悍。相傳以爲鷲鳥。昔瑞典博物學家黎尼氏。亦稱子規爲鷲鳥。白其佩非之。白氏嘗剖視子規之喙。但見滿實蟲糞之餘。絕無羽毛黼黻在其中。足證其的非鷲鳥也。歐西童子。酷嗜竊取羽族之巢卵。攀巖緣木。不計險阻。卽大人先生。亦每以蒐集之富相競豪。卵之巨者若鸵鳥。微者如綠毛倒挂。巢之大者數抱。小者不盈孩提之握。是以彼土之人。於羣鳥之性行。知之特審。吾中華學子。效顰推敲者。惟能剽襲望帝魂血染枝。唬夜月不如歸等典料。若令目視子規而知其爲子規者。恐十無一二焉。假使殷受宋康之當日。有歐西三尺村兒。獲見其事。我信其必撫掌而言曰。此吾村中習見之事實也。何妖祥之

有哉。

Then be the time to steal adown the vale,

And listen to the vagrant cuckoo's tale.

—Gilbert White.

"Vagrant cuckoo; so called because, being tied down by no incubation or attendance about the nutrition of its young, it wanders without control." G. W.

日暮踟躕下幽谷。傾聽落魄子規嘵。此白其佩寄友人  
斐南德之詩也。其自注曰。落魄子規。言其放誕盤游。不  
爲孚卵哺殼所羈也。

— 袁寒雲詩翰 —

難忘曲 代杏卿作

(言)

西巷開香閣  
華下鏡

燦畫楫  
車塵夾道

(志)

起獨客  
握冰枝  
琴

心易同  
結嬌  
夢抱

(集)

雲窺寒  
隨珍珠  
帳

橫陳玉  
弄姿

寒雲  
雲

— 顧紅葉贈刊 —

(言)

(志)

(集)

曹纒衡詩翰

次鄭太夷先生九日均距甲子靈光寺登高三年矣  
 山寺題詩又幾秋重陽久屬海藏樓黃花  
 偏耐遲上菱佳日真成惘二游人遠幸顛殊  
 未老世除肉食更誰謀北來多少三幽并  
 氣都被先生腕底收 經沆



竹醉生贈刊

玉樓春

向迪琮仲堅

和小山

雕輪行倦蘭舟住。日日江南北路。愁心急似午時潮。別後多於春後絮。人生常恨華年誤。眼底華年成獨負。可憐花艷月明天。便是夢回腸斷處。

紅樓相望殘陽裏。人在紅樓家第幾。欲知枕畔鹿轡心。聽取簾前蚌箭水。四絃輕撥舒纖指。指上新聲絃上意。從教秋月照無眠。肯信春雷彈不起。

麗譙更盡人初醒。斜月當樓慵對鏡。香殘簾幙麝煙微。風落梧桐珠露淨。新涼漸換芳菲徑。歸計菴鱸猶未定。客中空訝帶圍寬。別後誰憐絲髮賸。

世間何物深情似。坐上琴心機上字。琴心難託賞心人。錦字空絨思婦淚。危闌凝佇渾閒事。誰會傷高懷遠意。不知塞北有書無。憑問樓頭過雁未。

斑駁不為須臾住。拂面楊花迷陌路。山遙海闊有窮時。夢斷香銷無覓處。綠窗惟有圓蟾妒。苔蘚侵階蟲掛戶。春來還帶舊愁來。春去不將新恨去。

妝樓塵暗鴛鴦鏡。病懶熏衣愁刷髮。彩雲一片想來蹤。玉筋千條隨去信。長亭三月春將盡。寂寞紅芳誰與問。江山管領古今愁。歲月推移新舊恨。

朱樓夢散辜慵計。燕去梁空泥委地。花開花落豈無情。月缺月圓終有意。春來處處關心事。眉月含顰花灑淚。浮生能得幾時間。好酒不教千日醉。

盈盈一水紅牆近。芳意難從青鳥問。眼前珠翠與心違。月下簾櫳憑夢認。渡頭且晚催潮信。潮落潮生何限恨。雁書魚訊到無因。渭樹江雲愁不盡。

柳枝無力東風軟。枝上鵝黃黃似染。真珠簾外月常新。豈惹梢頭春尚淺。鳳城處處調絲管。艷舞嬌歌朝更晚。四絃心事幾人知。八字眉痕無計展。

舊家庭院詢聲價。錦段酬歌珠買夜。妝如南國泰孃嬌。眉似西京張敞畫。歡娛易逐夕陽下。紫陌愁看飛白馬。去時相送短長亭。別後難忘千萬話。

吳娃生小能歌舞。一曲春風花底度。坐中眉語約同來。鏡裏眼波愁別去。十年重踏湖州路。物是人非傷去住。蓬山迢遞海雲深。欲寄舊情無寄處。

玉樓妝罷春寒嫩。江暈香腮花占愛。玉樓妝罷春寒嫩。江暈香腮花占愛。玉樓妝罷春寒嫩。江暈香腮花占愛。香風次第催花信。花艷人嬌誰寄問。芳時還作等閒看。往事已成無限恨。

南園春早花爭綻。東閣香濃人未散。畫屏瓊樹玉為鸞。綺席鈿箏金作鴈。十分灑灑垂蓮盡。隔座分曹沈醉慣。歡游那許百年同。小別動教千里限。

近世詞家。若半唐。疆村二公。皆勸人學兩宋。然學者多取法臨安。而少步武汲水。不佞不及接半唐之末光。於疆村則師事之。婁聞緒論。知世人謂先生專以夢窗誨人者。不盡然也。仲堅抗

心希古。得北宋之神髓。其淵源亦出於疆村。近和小山十三首。樸茂雅重。非南宋人以後所逮。見牙知象。窺斑識豹。爰為鈔版。分示同好。並述其淵源所自。以祛世人之惑云。丁卯十月。瑞彭

寫記。



无悶小記

南澗

姦屍案

此案發生於清末葉。吾友某君。曾躬與訊鞫之役。故詳其始末。頃舉以相告。惟案中人猶多存在者。不得不姑隱其人名地名。初非嚮壁虛造之小說家言也。案出某省。時則宣統二年。距省城五里之劉村。有蘭若焉。塾師某設帳授徒之所也。弟子十五人。年十八者二人。十六者三人。餘皆十四五。最小者年十二。則止一人。廟故無僧。而房舍頗多。館師以距家近。恆朝至而晚歸。諸生則皆寄宿廟中。一室咿唔。頗不寂寞。與廟望衡對宇者。爲劉姓居。劉稍有貲。室亦宏敞。村人所視爲鉅富者也。劉有女。年十九矣。婉麗可人。待年未嫁。倦繡之餘。時於門首瞻眺。廟左野塘環繞。羣鴨遊泳其間。風景至佳。女復時携二三采伴往遊。間數日一至。亦習以爲常。詎塾中長年生甲乙二人。涎女已久。屢於門隙相窺。然師訓嚴。日有常課。終不得通一語。日者甲乙相約踰東家之墻。將撲其處子。乃於中夜。張梯劉屋墻外。相繼以登。甫越屋脊。爲犬所見。狂吠不止。劉家人驚起。疑爲鼠竊。操杖四覓。生等亟

奪梯遯爭相擠。幾折其肱。遄歸廟中。不復敢作巫山夢矣。劉家人驚擾終宵。無所獲。僅得短梯一。知偷兒踰墻之物也。以貲財無所失。因亦置之弗究。會秋深。合村盛行時疫。死者踵相接。劉女亦染此恙。時值午夜。村中無良醫。於是急足至城。迨延得醫國手。則已日上三竿。女竟香消玉殞矣。劉無子。止此一女。頓失掌珠。慘痛彌切。顧性素慳吝。未肯市佳槨。草草殯殮。葬於廟左野塘之濱。女生前徜徉其間者。不圖竟爲香魂長眠之地矣。塾中諸生聞女噩耗。驚惋不止。甲乙尤悽愴。日暮師歸。邀諸生各摘野花。憑弔女墓。黃土一坯。伊人何在。諸生對之。有不禁涕泗交縈者矣。願細視封植。殊未堅固。且微露其棺。甲乙忽生奇想。謂諸生曰。生既不得一親香澤。死則何妨同衾共枕。槨薄易破。曷姑試之。况暴卒與痼疾不侔。入土又未逾數時。形態應尙弗變。吾儕人多。何足懼哉。年幼者聞將啓視。陳死人。則大懼。齒震震作響。然劫於威。勿敢抗。於是覓得鐵耙之屬。爲盜墓人矣。舂錘甫下。桐棺已現。揭其蓋。冥色迷濛。中視之。果顏色如生。儼然海棠之春睡也。衆大喜。議抱歸廟中。飽餐秀色。念若得玉蕭之再世。則吾儕範福。誠不淺矣。乃草草覆土掩穴。負女屍至廟中。解衣裸露。爭欲端詳。玉體

橫陳情不自禁。甲乙迭就而淫焉。衆亦相率效之。一似女尙未死。乃無一人驚怖其爲陳死人者。亦可駭矣。事訖。共立盟約。誓勿宣洩。既而曉日曠曠。亟裹以衾褥。置隱處。生等爲此。固未計及屍體日久之能腐臭也。顧如是者。幾六日。屍亦竟弗變。事之尤奇者矣。次日。劉氏見女墓。剖棺。盜屍之跡。大。勸。時一村之人咸集。以爲女殮初無珍飾。不足啓盜心。是必與劉氏爲讎者。而或者則致疑女固未死。特一時氣閉。殆中夜復蘇。以櫟薄遂得遇救。紛紛揣測。衆口喧騰。惟是生也死也。女又何在者。好事之人。并入野塘摸索。然塘淺水澄。卒亦無蹟。相率而鳴諸官。驗之。果爲人發掘。顧莫從得主名。卽疑似者亦無之。不得已。姑懸賞嚴緝焉。越日無耗。村人大忿。謂縣官不了事。乃共挽館師爲詞。上控於臬司。時新政漸推行。各省廓讞局爲法院基楨。廉訪某公得狀。以屬吾友。三日。偵訪俱窮。渺無跡。朕焦灼不可耐。而廉訪又頻督之。且曰。再踰一日而弗獲者。汝其休矣。吾友無術。至四日。將復躬往某村。忽村人汹湧至。謂女屍已得。盜墓者卽塾中諸生。已悉繫以來。先至縣。少頃至矣。時圍而觀者數千人。咸不知諸生盜屍之故。爭欲觀究竟。俄某令率役將女屍至。并以鐵索縶諸生。衆觀纍纍。塔

下囚。則皆青梅竹馬之童子也。竊竊然私議不已。願無敢譁者。以讞官行將升座也。先是某村總甲。以不得女屍及主犯。受比者屢矣。而無如何。案發之前一日。縣署頒督促徵糧告諭。甲領得數紙。將張於通衢。而甲乃不識一丁。念告諭固註有張貼之所。若就塾中而詢之。當不致訛。乃於昏暮中達廟門。則閉關久矣。銅環輕扣。無應者。微聞歡笑之聲達戶外。拾石奮擊。聲如捕鼓。亦充耳若勿聞。疑之。假短梯登墻內窺。則見諸生圍坐一桌。略置酒果之屬。中有一人似擁一盛妝女子。爲狀甚褻。舉杯就飲。此人飲畢。下坐者接女而抱。語膝。以次傳遞。相爲笑樂。而女則任人播弄。首垂若洪醉未醒。睇視其面。赫然女屍。所服則殮時妝也。大駭。潛下。釜息而奔。號於村衆。乃圍廟門而攻之。門破。諸生猶爲樂未央也。悉繫以繩。並裹女屍。同昇入城。達縣署。縣令略問梗概。以是獄主於讞局也。於是并人證解送。臬署焉。時晨曦已上。吾友匆匆入署。見觀者愈衆。知非庭讞。不足以解。乃與陪審官二人。公服升座。諦審諸生。有喃喃者。有嘖嘖者。涕者。驚者。爲狀不一。惻然憫之。詰其故。則俯首無詞。婉言勸導。始直認掘墳姦屍。問誰起意者。則爭認謀主。吾友曰。二罪俱發。無倖免例。爾等初不明刑章。須

知身首異處。其狀慘也。則皆應曰。語知之。吾儕願同死耳。中有啜泣者。譬喻百端。供如前。無如何。姑召伴役驗女屍。啓裹而視。宛似生人。兩頰紅潤如桃花。撫之。膚革猶溫。且四肢無僵直狀。不知者將疑爲濃睡。特無呼吸耳。驗其陰。則非復含苞嫩蕊。餘精流溢。腹膨亨如甕。探其心部。似稍呈動盪狀。伴大驚。以狀白吾友。吾友亦疑女將復活。躬下座。審兩脈。果微微搏躍。知其有生機矣。亟延某西醫。至。西醫故擅神術者。略一撫視。曰。氣閉耳。是可活。斯言一發。座上下咸愕。顧瞠目。吾友叩其故。醫曰。此事似奇而實匪奇。蓋女實暴卒。類機器之暫停。四肢百骸。初無毫髮傷。又入土僅數小時。賴機薄得空氣流通。漸有復蘇意。使當剖棺時。遇良醫。一針可活。不圖諸生迭淫之。血輪未凝。復得人氣。因流動如常。第淫之過甚。致一線復蘇之生機。又爲所窒。雖然。此女縱復生。而生後之狀態如何。則吾術淺。良不敢預言。所可略斷者。女之生理上。必發生異常之變態無疑。吾得躬與斯役。獲醫學界無上之證驗。則榮幸多矣。吾友於是卽以女屍付某醫。昇至所設之醫院。諸生暫繫獄。候續訊。時諸生家屬亦集。塾師則以率教不嚴。亦爲羈押焉。至此觀衆始漸散。女屍之人院也。某醫集其同業者十

餘人。學計療治之方。針劑互施。果奏奇驗。二日而脈動。三日而呼吸。至五日則能張眸凝睇矣。復治以他藥。六日居然起坐。願女雖生。而如暗。復無知識。行動如恆人。而不能自達其意。且不知饑飽。予之食。則食。不予。勿索也。言語動作皆然。教之言。則言。如應聲蟲。而不能自言。醫窮於術。無如何。十日。復庭審。觀者不期而集。幾萬人。召女至。以人扶之行。媿娜如弱柳。之因風也。而亭亭玉立。娟秀宜人。妙目微睇。初不一瞬。無戚容。亦無尪怯狀。命之跪。則跪。問爾其劉女某耶。答亦曰。爾其劉女某耶。他問皆然。竟弗能自述其意。嗚乎。女蓋失其自語之神經矣。不得已。呼女父母命挈歸。繼訊諸生。獨令年幼者。近案前。苦致研詰。恍以危辭。始供起意者甲。而和之者乙。餘衆則脅於威。願甲乙迭淫之際。衆亦視爲樂事矣。以盟誓之故。不敢洩。相約有罪共之。故爭認謀主。今知悔矣。大哭不止。吾友惻然。回顧甲乙曰。某生所述何如者。甲乙具服且曰。以吾二人之故。累同學。願卽死無懟。始吾二人以爲十五人共認其罪。度必輕減。今勿爾。尙何言哉。於是甲乙縮郎當入狴狴矣。觀衆有太息者。有流涕者。蓋憫甲乙之年少無知。誤觸刑章也。初陪審。婁爲刑幕。老矣。伎吾友以少年新進居其上。心不能

平時齟齬之。吾友勿與較。金亦狡獪。與婁親。此案之屢鞠也。二人以陪審故。不得措一詞。大恨。願陽爲歡笑。而陰實伺隙以乘。吾友弗知也。舊例。獄具必署牘。上廉訪。請畫諾。吾友當屬稿之際。則以爲盜墓姦屍。律有專條。女雖得生。而姦之者。初非救死。復以乙甲年長。非幼小無知之比。論律意。因無可原。然劉女究因姦而復生。此則不得不於律外原情矣。因判甲乙論絞。諸生省釋。責家長嚴約束。塾師不知情。然率教無方。亦予薄懲。藉甲乙二家之半。以贖劉女終身。詞成。以示婁金。婁金唯唯。吾友以爲是獄固多未當。第例無可援。則亦不得已耳。詎婁乘間密謂廉訪曰。此案盜屍圖姦。情節顯然。某所判。殊乖律意。苟如此。必有以故縱疑公者。且某揚言讞局之事。彼實主之。公不得過問焉。幸勿爲某所賣也。廉訪性偏狹。果大恚。始有疑吾友意。必欲改判矣。翌日。吾友請署諾。廉訪曰。姑緩之。卽以婁言斥吾友。且曰。微聞外間於讞局滋不滿。君少年甫入仕途。宜潔己奉公。有以副上官意。毋徒博寬大名也。吾友聞之。知所判與廉訪忤。轉請命焉。廉訪曰。甲乙宜斬。諸生之長者。亦應受顯戮。塾師雖不知情。而授徒如此。亦合連坐。凡此皆婁與金之計議。而廉訪得之於婁者也。吾友不可曰。

師無連坐理。公總一省刑政。判宜平。苟若此他日悔之。將弗及矣。言時聲色俱厲。且以去就爭。廉訪冷然曰。吾意已定。君如不願與聞者。吾將別令他人承之矣。吾友知不可諫。太息謝職以去。婁計得售。喜可知也。於是婁與金承命鞠是獄。盡翻初議。比附舊例。巧言粉飾。始爰書定。則論棄市者四人。師亦與焉。終其身繫獄者九人。倖免者。年幼之二人而已。嗚乎冤哉。是年冬。師生同決於東市。監刑者婁也。民間大譁。不平之聲四起。願末如何。乙生之舅官京朝者。奉使粵中。迨歸朝復命。則乙生已受戮矣。乙故爲舅所鍾愛。聞之大痛。且廉得冤抑狀。於時與同鄉之言官數人。嚴劾某省大吏。謂爲草菅人命。朝命某侍御馳赴某省密查。盡得其實。據以上聞。時某撫軍某廉訪亦皆自劾失察。樞臣并以審核草率請議處。事下大理復讞。某公奉命鞠獄。公殫精律法。檢牘得吾友署稿。領首者再。時吾友亦以原審官就質。預紀是案之顛末以聞。故得無罪省釋。婁金於大理庭審時。知不可免。神氣沮喪。然猶冀末減。泣謂某公曰。某等激於一時意氣。心實無他。乞堂上憐之。公曰。汝以傾軋同官之故。不卹以人命爲兒戲。當時何無一毫憐憫心耶。二人語塞。嗚乎。昔日堂上尊。今爲階下囚。豈婁金



之所料哉。比某公復奏則以婁論抵金徒城且藉其家以卹館師之後。諸生咸省釋家。撫軍以與某中堂有姻婭。得勿論。廉訪亦多與授。止罰俸而已。而吾友則以明律晉秩焉。得旨報可。人心大快。明年春。婁就戮於原省。時吾友復職已一月矣。例爲監刑官。以不忍見同儕之罹法也。辭不赴。婁臨刑。淚下如雨。曰。吾以一念媚嫉。遂至於此。悔何及矣。願監刑者傳語吾友曰。君忠厚長者。吾死。幸憐同官誼。有以顧覆之也。吾友聞之。慘然。所以調卹其家者良厚。劉女歸母家。無知如故。次年夏。病卒。計復活一年有餘耳。

某社詩鏡。題爲寒春。亦明有句云。梅影寒於名士骨。桃花春入美人心。

又琴北二字。涵秋有句云。琴心誘婦狂司馬。北面迎師病伯牛。又味秋

二字。有某應課云。事盡稱心翻寡味。天如無恨不應秋。各臻妙境。素

歌台新語

垂雲閣主

皮黃之裝束。大都沿明代舊制。而加以變化。務求演者之適宜。爲一種假定之古服。蓋戲爲演古。如果因劇中人之時代。而爲冠服之考證。既苦無可根據。亦實不勝其繁。只得爲此代表古服之戲裝。雖未必盡與古相合。然名色既備。體例亦嚴。戲箱之中。有一定之名稱。有一定之花色。旁及旗幟武器。亦皆有所規定。不能意爲增減。無論演唱何戲。冠服取自箱上。必能全備。蓋昔日伶人。多以私製行頭爲恥。實以所重在技藝。非欲以行頭炫人也。間有自製行頭者。雖錦上添花。窮奢極美。然新式樣斷不能自出心裁。

上海伶人。多競賽行頭。爭爲華美。綢緞願綉。原爲南省所產。以其值廉。遂爾側重。亦尙可說。但窮奢極華之後。遂不能不涉於詭異矣。卽以羅帽一物而論。不但式樣加大。且遍緣珠翠。幾不能見其原形。某歲譚鑫培在滬演盜御馬之黃天霸。所用羅帽。依然舊式。登台後。觀衆大譁。大有不承認其所飾爲黃天霸者然。但在十餘年前。滬伶雖爭新門妍。猶未敢大背舊規也。

自有所謂古裝花衫之名詞出。而劇場風氣爲之一變。既曰古裝。卽別於今裝之謂。但劇場上花旦外。如青衫蟒帳。不皆古時服裝歟。既舍劇場原有古裝。而別創古裝。此古裝上。必須加一新字。乃可別於劇場原有之舊古裝也。意者必以劇場古裝。千篇一律。過形簡陋。創此新古裝。必皆合乎時代。有所考證。及至觀其究竟。只將裙繫在衣外。亦卽無甚新奇。聞之創此古裝者云。取明代遺制。或參以古書。或仿自古畫。所說雖似成理。實亦未必盡然。試問西子楊妃。果能同其裝束乎。而上古之神仙。又與隱射清代之黛玉。果能無甚差別乎。其簡陋亦何讓劇場之舊古裝。適見其故炫新奇。以售其欺人之技。而劇場之成規。遂爲之破壞無餘矣。自有此新古裝。無論南北。以及女伶。凡業旦者。莫不有散花奔月。旣欲演此。卽不能不有此古裝。此古裝又爲戲箱所未備。必須出於自製。而初出茅廬之旦角。苦矣。

風流藪

惜春御史編

花可吟

美人之真境有五。曰態、曰神、曰趣、曰情、曰心。梨花帶雨、柳葉迎風、半靨銷紅、雙眉鎖翠、態之美也。愛月惜花、含嬌細語、小窗凝坐、曲檻閑凭、情之致也。被底足、帳中音、風流汗、雲雨夢、趣之極也。神麗如花、神爽如月、神清如玉壺、神困如轉玉、神飄蕩如茶香煙縷、乍散乍收、四者美人之勝。然得神爲上。得情次之、得趣得態又次之。至於得心、誠難言已。顧亦未可概論也。花校書可吟。廣陵產。本姓孔。東魯人。先世業商江南。而遂家焉。校書祖。家道中落。泊貧病沒。祖母無以生活。蓄雛娃。設館以應客。生涯頗盛。積資稍裕。校書父。好樗蒲之戲。嘗一擲萬金。無吝色。乃債台高築。年復一年。無已。亦以校書入樂籍。樹幟京江。平平無所獲。歲十四。遂移巢於綠楊城郭。聲名大噪。曾與某生交最密。其所謂神態。情趣。美人之四者。某生嘗享之矣。豎子何人。幾生修得到此。會某生行將遠遊。校書屬客酌酒爲饒。會者皆一時名士。生卽席賦一詩贈別云。酒醒燈回動客愁。疎疎涼月五更頭。出門滿地霜如雪。

極目長天望女牛。校書固亦解吟咏者。卽就其箋尾。亦畧一絕以和之。一水盈盈兩地愁。忍將心事付蠅頭。願郎努力還珍重。妾自將香拜斗牛。翌晨奔赴河干送別。呼號哽咽。不能成語。謂生日。此去何日歸。妾以薄命。遂蹇及君。入手明珠。復當捐棄。然香火盟誓。生死不渝。妾矢靡他。君懷永好。天鑒苦衷。或當并合。語畢。相顧失聲。長慟而別。別後。時以詩札寫相思。通音問。曾憶其寄某生一律云。漏盡燈昏思惘然。沉沉夢醒奈何天。可憐妝淚啼鴛枕。忍把情絲付雅絃。更坐傷心彈一曲。幾時雙面照良緣。悠悠帳轉痴狂甚。度夜長如勝度年。生亦寄其憶別十六韻。舊曲歌桃李。新聲墜落梅。潮濕憑雙證。翠市紫駟來。箏柱韶年數。羅幃小坐陪。籠春身亞竹。喚夢長情齒。眠柳羞眉翠。搗梨費手猜。微波消魄碼。淺笑贈玫瑰。剗襪嫌燈掩。牽衣慣酒推。護持情漸熟。宛轉意初回。從此泥黏絮。何煩闕數枚。倚愁防鏡覺。借病乞詩裁。繭繭言頻煖。蛩蛩影共偎。恨無金作屋。空說玉呈臺。飛語還鴛妙。相思積鳩媒。別真傳芍藥。謫本到蓬萊。一夕疑雲幻。三生別雨催。惟留脂篆在。心字炙成灰。詩成均爲一時傳誦。或謂姑蘇臺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紫雲宮十年虛度。那堪聽塞外琵琶之一

聲。美人之心。誠難得已。然若某生於可吟校書者。一朝隔別。萬里繫心。百種相思。千般情緒。意柔柔而斐聲。辭款款而紆綵。是非於心有得者。曷克臻此。噫。美人真境之五者。吾謂某生胥得之矣。何得心難之有。（廣陵人撰）

本欄歡迎投稿。以此爲式。能附小像尤佳。

前觀韓生君青演遊園驚夢。扮花神者唱云。單則是混陽蒸變。看他似蟲兒蠢動。把風情扇。一般兒嬌凝翠綻。魂兒顛。余嘗閉目凝思。倘登兜率天而縱觀下界。怨女曠夫。孰不如是。又嘗踞廁見蠅蟻交遊。些小生物。蠕蠕蠢動。以爲可笑。不知天上亦正笑人。故菩薩見欲。如避火坑。甚矣慾障之可畏。將何以度羣迷於欲海耶。玉體橫陳。花容自獻。風情扇。魂兒顛。及細思之。亦復味同嚼蠟。

素

鑑戒實錄（上）

姚君素

馬善人錦堂。字玉仁。長春之巨紳也。聲勢翁赫。與官府相往還。人多推重之。尊之曰善人。馬亦以善人自許。善人家豪富。養死士以自衛。邑之義舉。每爭先倡謀。慷慨捐助。復具樹人心。嘗解囊設男女兩學校。晚年篤信佛法。集居士若而人。立佛教會。躬登講席。孜孜勸人為善。故邑之士女童者。莫不知有馬善人也。願善人性好色。長春女校。有教師三人。素有三姝之目。馬涎之。立女校於家。以重幣延三姝任教務。自主其事。夤緣而與之私。校之女生稍具姿色者。或誘以利。或迫以勢。強半遭其姦。汚然皆畏之不敢言。所立男校。草率應事。掩人耳目。不管誤人子弟也。善人既為佛教會長。故僧尼尊之如泰斗。而仰其鼻息。邑有尼庵。老尼為住持。新錄一徒。貌美而多金。邑人某之女也。生有慧性。矢願出家。其父不得已。賸以千金。聽其披薙。事為善人知。藉拈香為名。與女遇。艷之。謂老尼曰。若菴敝陋如此。曷募金修葺。尼欣然應。且乞其助。馬曰。余將建庵資福。乏人住持。汝肯舍此就彼乎。尼益喜。於是馬指近宅隙地。鳩工庇材。大興土木。並請尼為監工。未半。善人謂老尼曰。若庵既壞敗。轉瞬

得新居。將安用之。曷拆除磚木可用者。助其成。繼又給之曰。余貨竭矣。汝徒可捐千金。庶他日主其。政爲不愧耳。尼具應之。馬得所捐金。又貨其庵址。蓋菴之址。當通衢。貨其地。頗得善價。馬垂涎久矣。至是如願而償。乃命老尼督工建築。食宿於其所。而謂之曰。若徒年幼。與工人居。不便。可移住我家。老尼唯唯。命女隨去。不知善人原非善類也。善人挈女歸。百般調笑。女不應。誘之不從。強之逃而歸。善人怒。遂老尼。老尼退無所。求宥不許。求復其庵。不許。求還其金。又不許。而善人揚言於衆曰。其徒不貞。故逐之。女聞之。慚而自殺。泊新庵成。別延他尼住持。老尼悔痛不已。刺血作表。控馬善人於城隍神廟。誦經七晝夜。勺水不飲。泣血焚香。惟冀神靈懲惡而已。先是善人有妻妾六七人。而無子。賣藥翁有女。年及笄。貌殊美。馬揚撫之爲女。陰納爲妾。其第三妾最妒。獅吼之聲常聞。馬厭之。携女遊湯崗。就溫泉浴。賃屋而居。避妒妾。暢所欲爲。會善人之弟携子來。爲乃兄嗣續。三妾見小郎美。過與所天。因與之通。且曰。汝兄戀淫婦。不顧我。我與汝通。彼能奈我何。且汝子爲我子。我其母也。與汝通。誰曰不宜。寢之醜聲四播。有某生其隣也。知其事。作書抵善人。略曰。余之婦。曾爲女校生。汝誘姦不



成。故作畫語。譏其不貞。復以書離間。我不察。遽與離婚。及後訪之。皆莫須有之事。現婦已別嫁。余悔之晚矣。今汝妾與汝弟通。中藉之羞。喧騰隣里。汝惟薄不修。非淫報乎。馬聞言。盛怒招其妾至。訶責之。妾懷恨歸。與弟謀。潛殺之。弟習西醫。遂以泰西法置毒於茶湯中。及馬歸。入第三妾室。飲水中毒。腹劇痛。謂妾曰。此必吾弟謀產也。必報仇。毋負我。妾漫應之。馬察其奸。踰牆出。欲逼白於妻妾。妾起捉其裙。不令去。腹痛益不可耐。情急欲呼。其弟掩其口。拽之登牀。以衾覆蓋。兩人並坐其上。俄頃遂死。妾妾咸疑之。執之官。苦無中毒狀。但屍軟如棉。嚴鞠之。始得其情。下弟及妾於獄。未期年。逢大赦。皆免死。妻及他妾。早瓜分所有。席卷而散。各自琵琶別抱矣。當馬毒死之日。距尼之預告之日。未匝月。非天理昭彰乎。馬善人。初本長春巨猾。貪淫兇橫。其衛士又皆邑之暴桀子弟。隨指氣使。居恆恣睢作惡。及以姦富起家。積資鉅萬。結納官府。爲護符藉。藉以魚肉鄉里。途人側目。莫敢誰何。蓋馬之輩。善舉從而自潤也。與女校爲其漁色也。立佛教會。藉以沽名釣譽也。不知者方且推爲物望。以爲真善人。卽知之者。亦疑其懺悔罪孽。欲蓋前愆。人受其欺。而彼正以欺人自欺。但天終不可以欺也。卒

以好色戕生。貪財得報。世之豪猾。有如其人者。亦可引爲鑑戒矣。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馬善人。陰有惡逆之行。外得善人之譽。人莫得燭其奸。世風澆漓。可勝浩歎。善人死未數日。而佛教會之副亦暴卒。

(未完)

揚州平山堂佳聯最夥。而(銜遠山吞長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送夕陽。迎素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天。)集古文爲聯。天衣無縫。史公祠有二聯。最暗炙人口。(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鄉侯。)及(萬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洵佳構也。今新築之徐寶山祠。有章太炎一聯云。(雪九世重讎。特起異軍。醜閣部。知百年相化。肯稱符命。媚當塗。)下聯是反對洪憲。先生自道也。韓國鈞亦有聯云。(起家吳越。錢真美。死難江都來護兒。)未免寓貶於聯。實不應如此也。

素

## 春明鱗爪錄

傅芸子

### 嗎噶喇廟

嗎噶喇廟（北京喇嘛廟之一）在東安門內之南。其地即明代小南城崇實宮舊址。明英宗北還居此宮甚久。當時謂之小南城亦稱南內。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南內在城禁垣內之巽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即景泰時銅英宗處所稱小南城者是也。二門內亦有前後殿。具體而微。旁有兩廡。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其他離宮以及圓殿石橋皆復辟後天順間所增飾者。非初制也。」又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南城在大內東南英宗北狩還居之。其中鳳翔等殿石闌干。景皇帝建隆福寺。內官悉取去之。又伐四圍樹木。英宗甚不樂。既復辟。下內官陳謹等於獄。尋增置各殿爲離宮者五。大門西向。中門及殿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跨以橋。池之前後爲石壇者四。植以栝松。最後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迴廊與後殿相接。蓋仿大內式爲之。」吾人觀此二書所記。可知現在嗎噶喇廟之建築的形式。實明代大內宮殿之縮影也。清順治初。改爲睿親王府。康熙三十三年始改建嗎

嗎喇廟。乾隆四十年重修。翌年賜名普度寺。其寺內殿基最爲高敞。去地丈餘。蓋猶是明代南城之舊也。余嘗謂北京喇嘛寺院。皆含有幾分歷史性。如護國寺爲元托克托故宅。雍和宮爲清世宗禪邸。嗎喇廟亦其一也。吾人苟能於此一般寺院。加以研討。加以參證。不難發見一些珍貴史料也。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睿親王以順治七年十一月初九日薨於喀喇城。十七日柩至京。入府治喪。自七年十二月初十日至八年二月二十日。尊稱成宗義皇帝。見各書記載。其後撤爵封吳梅村。讀史偶述云：「松林路轉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鳥驚。七載金騰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按其地。址與今悉合。

此寺俗據「嗎嗎喇」以名。於義則莫能詳焉。王小隱云：五年前吾嘗僦居其間。詢諸喇嘛云：「嗎嗎喇」者。武神也。清初入關。嘗佐立戰功。故加崇祀。予漫應之。繼見其神。則岐肢獸面。銜屍踏人。作種種兇殘荒怪狀。望之使人生怖（雍和宮歡喜佛亦作此狀）。始恍然。卽鄭思肖所稱妖神「摩訶羅」之音轉耳（見所著《大義錄》）。起於元之蒙古人。非清初所創有也。鄭書力斥胡虜。故云。

裸形浴血與妖女交。興兵時殺人爲祭。雖曰醜詆。而確得今日塑像之實。謂曰武神。不爲無據。然見諸舊籍者。亦僅此矣。偶與胡適之先生話及。先生舉元人某說部。謂其時街頭有賣嗎嗎喇神像者。按羅馬語之<sup>マ</sup>有宏大意。元代版圖。遠暨中歐。或卽得音於此。「嗎嗎喇」者。大神也。愚意羅馬語根。凡<sup>マ</sup>皆含有擴大勇健之意。而<sup>マ</sup>又實戰神。「嗎嗎喇」果於是得名。仍亦戰神爲當。至街担賣。亦取以鎮宅之說。今北京安外之銅佛店。尙林立也。愚按元史。泰定帝紀。至治二年十二月。塑嗎哈嗎喇佛於延春閣之徵清亭。春明夢餘錄。明宮史諸書。俱載明南城有洪慶宮。爲供番佛嗎嗎喇佛。蓋其遺制。清初或卽因此建廟耳。

日下舊聞考及宸垣漫略諸書。俱謂寺左爲黑護法佛殿。內藏鎧甲弓矢。皆睿親王舊物。云按今殿。燃東一間北牆下。皆乘獅象。南窗下懸王之甲冑弓矢。甲長七尺餘。黃緞繡龍。鮮好如新。冑經九寸餘。護頂亦黃色。刀劍弓矢。長於現代三分之一。弓無弦而一人之力不能開。旁二護衛隊著甲執兵。皆王之二巴圖魯也。按今王之遺物。仍棄置殿中。將來不免有棄於積中之欲。苟取而置於歷史博

物館。以供歷史家之研究。豈非美歟。惜無人過問也。

殿外作龍尾道直抵山門。昔年道旁古柏林立。清蔭甚美。近年寺垣頽廢。樹木亦稀。再過數年。恐夷爲民居矣。

(完)

太侔禮部晚聞室填詞圖今歸芸子

既感且幸爲賦二絕

次公近作

異世清才海雪堂。無絃琴裏見滄桑。同光朝士垂垂盡。那得重逢說老蒼。

短榻孤燈又一時。鄰人吹笛絕淒其。傳薪只有僧鞋客。直向圖中拜本師。

一葉菴說詞

宗澹雲

李天馥之子夜歌

清李天馥之閨情調寄子夜歌詞云。

月明小院梨花閉。金猊者鼻流蘇細。假寐夜悠悠。簫聲何處樓。起來還小立。羅襪蒼苔濕。更莫凭闌干。闌干夜最寒。

前半首二句寫閨夜所見。第三句寫閨人行止。第四句寫閨夜所聞。後半首句又寫閨人行止。第二句室外之夜景。三四句寫閨人之思及行止。

區區四十餘字之小令。作來極有章法。見月明小院。見金爐香鼻。爲一層。假寐爲一層。聞簫又爲一層。總此三層爲一段。此段寫屋中。起立庭中爲一層。蒼苔溼襪爲一層。心中反覆作想又爲一層。此三層復成一段。此段寫屋外。

見月明小院梨花閉。是人立窗前。見爐中香鼻。帳垂流蘇。是人坐案旁。帳外假寐夜悠悠。是人臥帳

中欲睡不能。自夜靜心澄假寐不得。乃直逼出下句。於「簫聲何處樓」之何字。更可知臥而又坐。側耳凝聽也。「起來還小立」是已出戶矣。出戶者。爲尋簫聲也。此句皆爰前半闕之一何字引起。「羅襪蒼苔溼」是已下階。更可見昂首側耳。慕地直行。不曾顧着脚下也。「更莫凭闌干」妙極。雖係凭闌于時之自勸自戒語。妙在已經輕將句前事襯出。爲文最難不費筆墨。用現在事將過去事明白寫出。此處句前事爲何。卽人由庭中又返廊下。且已佇立多時。始想起莫凭也。「闌干夜最寒」亦妙極。雖係解上句莫凭闌之理由。却已經輕將句後事透出。此又爲不費筆墨。用現在事將未來事明白寫出也。句後爲何。爲人由廊下復入室中生也。明明說現在。而能將過去寫出。明明說現在。而能將未來寫出。焉得不妙極。

在四十四字中。寫明月。寫爐烟。寫流蘇。寫簫聲。寫苔露。寫闌干。寫夜長。寫夜靜。寫夜寒。又寫窗前人。案旁人。帳中人。院裏人。廊下人。又寫人之立。人之坐。人之臥。人之行人之見。人之聞。人之心事。人之思想。層層不紊。入細入微。讀之均一一映來眼底。真抵得銀幕工幾番活動影劇也。



假寐蓋因窗前案側坐立生厭故憊憊而尋睡尋睡不得故知夜悠悠因不悠悠乃益加煩悶既聞得簫聲足證非因困而尋睡且伊心正飄忽無著處始隱隱聽得簫聲起立中庭乃爲尋簫聲凭闌干則爲蒼苔溼機字字相因無一處無來路者  
行立坐臥都無是處其無聊岑寂爲何如加以更莫凭闌干兩句自憐自惜展轉生愁幽獨凄清誠可斷腸個中人情及其心事不言可喻爲文至此嘆無雙矣

### 理學家詩有仙氣

半夢

朱晦菴爲宋代理學家武夷九曲中皆有朱詩余最愛其六曲詩云六曲蒼屏遶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閒王陽明明代之理學家也  
其廬山文殊臺觀佛燈詩云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平野  
山僧盡道佛燈來兩公皆理學名家兩詩句均有仙氣可知山水之感人深矣

### 劉趕三軼事

傅惜華

劉趕三號寶山。天津人也。生於道光某年之六月二十六日。先經商爲藥店。名曰保身堂。後改業伶。工丑劇兼鬚生。出侯家門。先隸永勝奎部。後入三慶部。住韓家潭。堂名仍曰保身。趕三身小。面甚清癯。性甚機警。敏於口。道白往往推陳出新。奇趣橫生。又嘗以戲謔諫。頗有優孟遺風。爲同光間京丑之第一人。與蘇丑楊三分道揚鑣。俱以丑冠絕於一時也。

趕三於崑劇微調皆能之。其搬丑旦尤維妙。維宵居常一驢一笠。往來長安市上。趕三每午眠忘醒。驢則長鳴以醒之。故至劇場。未有誤時。每行市中人一見其驢。卽知爲趕三來也。其演探親一劇。嘗以其驢登臺。進退中止。皆能中節。若亦熟諳台步者。然不啻蕭梁舞馬也。供奉內廷時。慈禧太后以其年邁。特許其騎驢入內。應差演探親時。驢亦奉旨登臺。時人皆歎爲異數。

趕三路通文墨。每試榜發後。嘗撫拾試卷中一二精警文句。插入劇中。聆者皆服其敏捷。故文人尤樂聆之。同治甲戌（十三年）會試。試題爲「君子坦蕩蕩」場畢時。某戲園適演連陞店一劇。趕

三搬店主一脚。于劇中詰問王名芳曰：「諒爾不知關中命題之意。乃指十三旦也。坦字右旁爲旦。左旁爲土。乃十一旦也。蕩蕩各爲一且。加此兩且。則爲十三旦矣。」彼時演秦腔有十三旦（卽侯峻山）者。艷名正噪。故趕三嘲之。以爲笑料。

拾金一劇。尤爲趕三之絕作。蓋彼能以兩手拉胡琴。雙膝復各縛一鉢。右足指間夾一鎚。左足指上掛一鑼。坐於桌上。迭奏旋翻。合拍中節。自唱二進宮一劇。其演請醫查關諸劇時。每一出場。嘗歌大段皮簧。與他伶之信口胡唱者不同也。其搬關山之周鼎。皆能掃盡陳言。獨標新語。凡與配戲者。舌戰少弱。卽爲所窘。他如紅門寺之皂頭。審李七之解差。釣金龜之張義。雙鈴記之毛先生。逛燈之瞎子諸脚。俱優爲之。

趕三口齒犀利。喜刺人隱惡。有如一寸之匕。而語之尖刻。每不留餘地。因此嘗受桎於巡城御史署中。溺桶之旁。當其供奉內廷時。嘗演思志誠一劇。趕三搬劇中之鴛母。客至則引吭高呼曰：「老五老六老七。出來見客呀。」時適惇恭醇三邸皆在座。聆劇。惇行五。恭行六。醇行七。趕三故以是戲之。

也。恭邸故脫落。喜談諧。聞之捧腹。醇邸恭謹。心雖不悅。然以在太后側。未敢言也。惇邸夙嚴正。聞言大怒。叱之曰。「何物狂怒。敢無禮如此。」立命侍者杖責四十。趕三後頗知悔。遂漸謹飭。每行市中。若見車有前導者。輒急鞭其驢。避于道旁。人若喝問之。則下騎。去頂上所盤之髮辮。垂雙手。屈一膝而請安。敬對曰。「小的劉趕三。」車中人見彼如此。多大笑而去。

趕三人多知其精於丑劇。而妙知其亦能於生劇也。如捉放曹之呂伯奢。天水關之諸葛亮。打金枝之唐明皇等。亦嘗搬探窰劇中之老夫人。是凡唱念做。皆臻佳境。

甲午中東之役後。趕三年已老。某日演劇於廣德樓。搬浣花溪之魚夫人。（世人多誤傳爲丑表功。據吳絜厂丈所云。丑表功一劇。彼時止有秦班源順和劉七。名子雲者專演。趕三生平從未演過此劇也。）插科打諢。諷刺李鴻章之喪師割地。時適李之子在座觀劇。聞言大怒。掌其頰。或謂投以茶盃。並繫之於獄。因而氣憤死。誠如此。彼殆亦古之畸人義士而隱於伶者也。

戲劇家齊如山先生。曾語余云。趕三平生不能食肉。每食必腹瀉。故終以腹瀉死。死時年約六十八。

九其出殯日。先生亦曾往觀。謂其演探親劇。登臺所騎之小黑驢。是日亦身披白布。如服喪然。行於靈前。紙製冥器。亦別有一驢。彼時觀者。皆謂該驢露憂愁狀。殯後。驢悲鳴不已。遂不食。亦死矣。

趕三於光緒初時。爲伶界四大家之一。四大家皆以富厚著稱於時者也。趕三外。其他三大家。一爲四喜部崑旦任小鳳。桐華堂主人字儀仙。一爲同部崑旦錢阿四。瑞春堂主人名玉壽。一爲三慶部崑生陳蘭初。春復堂主人名全林。趕三有子一名金奎。號樹仙。綽號猴兒頭。唱鬚生。隸永勝全部。

趕三生平所演之劇。就余所知者。分列於後。

丑劇 拾金(花子) 八扯(小二) 請醫(醫生) 逛燈(瞎子) 趕考(店家) 紅門寺  
(皂頭) 下河南(公子) 龍鳳配(狗陰陽) 雙鈴記(毛先生) 審李七(解差) 貪歡報(張旺) 鴻鸞禧(金松) 釣金龜(張義) 羣英會(蔣幹) 絨花記(崔八) 虹霓關(孝子) 雙搖會(鄰居) 雙沙河(魏小生) 審頭刺湯(湯勤) 小豬告狀

丑旦劇 探親(鄉下媽媽) 思志誠(鴛母) 浣花溪(魚夫人) 拾玉鐲(劉媒婆) 金玉墜(店媽媽) 玉玲瓏(鴛母) 背娃入府(李瓶兒) 送親演禮(太太)

生劇 跑坡(薛平貴) 教子(薛保) 戲妻(秋胡) 捉放曹(呂伯奢) 打金枝(唐明皇) 金水橋(唐明皇) 天水關(諸葛亮) 趕三關(薛平貴及穆宏) 回龍鴿(薛平貴)

胭脂褶(白皂隸)

老旦劇 探窰(老夫人)

(完)

俠妓

胡叔磊

粉白黛綠中。吾未見有解人。具隻眼秉卓識。而能識英雄於草莽者。今且無聞焉。花事闌珊。久無生氣。但以多金是圖。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攫得纏頭資。卽沾沾自喜。睥睨同巢。又何計熟魏生張甄別取舍哉。間有一二。顧影自憐。非眼大如輪。志詔鴻鵠。卽夜郎自大。徒以驕慢取憎於人。是故終於下。無人問津。幾知過眼雲烟中。正多才人俠子。亦與常人等。狀且無聊。獨賴慧眼分明。識之於風塵中耳。

王羽君。風塵客也。來往於吳越間。行踪飄忽。體瘦而弱。見之者。無不視若病夫。而不知其善技擊。且孔武有力也。顧韜匿不自炫。從未以技示人。聞有善是術者。輒喜與之談。娓娓不倦。人多奇之。以爲若個太瘦生。願聞此術。豈欲以醫其體耶。亦未見其鍛煉也。遂亦置之。而王則喜游山。往往數日不歸。歸則臥數日不起。有曹某與之識。常相往來。一日入其室。見王臥榻上。推之始醒。旣醒而詢之。答曰。余寢三日矣。爾何驚人好夢耶。天壤王郎。固非大器。去休。毋受糞土之污也。言畢睡如故。曹愕然。

觀其一反常態。退頗憤憤。次日復往視之。意覘其究竟。至則四壁蕭然。惟餘一榻而已。疑其又作山游矣。越數日。未見其歸。以爲復作遠游矣。越數月。又不見其回。於是識與不識。均疑之。或謂其餬口四方。或謂其徙居他所。久而久之。遂亦淡然忘矣。

明年春。覓裳院中。忽聞空谷足音。驟來不速之客。自謂洛陽賣解者。欲覓佳人供笑樂。院有三妹。其二惡客貌。不與見。有名新荷者。竟是紅妝伯樂。許近妝臺。顧客方入屋。其二妹已竊笑。新荷初弗爲沮。詢客姓。客曰。我無姓也。詢客名。客曰。名已忘矣。新荷不禁胡盧曰。世間豈有無姓名之客哉。客轉以詢新荷。新荷以實對。客曰。我亦名是耳。新荷益大笑。不復問。第曰。相君當爲非常人。但日灼灼露凶氣。未能盡藏也。客時驚。強作鎮靜曰。速酒來。毋作此術語。新荷乃潔樽治饌。屏侍者共飲。妝閣中互談衷曲。美人俠子。際遇一時。信陵君之醇酒婦人。差足方此。於是章臺路畔。時來驕驄。卽自謂洛陽賣解者也。新荷之稔客。固不乏人。自識此賣解者。情與之篤。不可一日無此君。視諸餘子。乃如元規塵起。輒欲以扇蔽之。甘隸妝臺。伺眼波者。至是皆不復至。而賣解者。一蒞其室。卽作狂飲。酒酣耳



熱時作嗚嗚鳴。擊劍中庭。尤奪人心目。新荷拍掌爲節。喜不自勝。頗謂客曰。觀君妙技。自足辟易千人。但視鴻門項莊何如。客曰。吾察其行。尤未足尙。若與僕同生今世。不令孺子。獨擅高名。新荷乃益親之。霜落碧天。月沉黃海。猶作嗚嗚深談。若訴坎愁。而一涉及國事。則又議論風生。靡知涯際。慷慨激昂。聲達戶外。不知屬垣有耳。方且伺其隙。將以陷乃公也。偶語且招尤。矧爲高談耶。而賣解客終不措意。滿懷積憤。傾告同心。於是此賣解客之小史。得以大白。

卿旣當爐。我且貰酒。匿花叢。奚復老子興。赴虎穴。因斬佞人頭。大丈夫光明磊落。未敢相欺。茲披心腹以見告。俾知項莊之劍。不違於鴻門。鯁生所舞。已試於錢塘江上矣。余初居金陵。蕭索數年中。日惟坐擁書城。以消永晝。父執白翁。一日臨余。視余讀甚勤。而體羸甚。謂我曰。爾能讀破萬卷書。爾獨不能強其身耶。若能從吾游。有薄技。願相授。余喜甚。遂立雪於程門矣。不許窺園。非授經也。惟以青鋒三尺劍。使余效舞。余殊苦之。不能忍。白翁呵之曰。小子初學。卽不耐勞。無怪體之日以弱也。流水不腐。好自爲之。功夫自可見。余唯唯受教。從此日習三小時。仍不輟讀。而體質漸強。膂力漸增。無復

委靡之狀。但驗腰圍。仍如沈瘦。輒以問白翁。翁笑曰。老夫數十年之心得。萃于一身。慎毋忽視也。此法名御風。少年時從黃巖僧學得。今以授子。莫非前緣。善技者。不欲體肥。子毋爲此慮也。余聞言。兢不敢怠。益加奮勉。而於文事。未嘗偏廢。蓋欲養吾浩然之氣。不作匹夫之勇也。翁亦以他日學成。毋嗜殺爲戒。於是已三載矣。然猶弗敢自滿。朝斯夕斯。技益孟晉。時以白翁老耄。深懼一旦云亡。無此嚴教耳。而念之所至。往往境亦隨之。後白翁果以疾終。余爲經紀其喪。得遺劍一。撫物興感。心喪欲化。我師禽矣。余由是不復居金陵。而入淮陰。淮陰有鳥。鳴聲如淮安好過。余喜聽之。竊嘆鳥亦擇樂土也。居三月。思作錢塘游。韓翃書劍。慣隨長征。遂抵此焉。余性樂水。然玩水者必登山。方得佳趣。是以人知余好游山。而不知志實在水也。出不恆歸。歸亦不恆出。皆惟性之所適。一日偶行山中。遇土人一。相與話桑麻。而及一事。殊令余憤憤。土人曰。天道寧論。寃哉吾憐阿庚也。阿庚爲城中富戶。朱氏佃。朱氏良田連陌。吾村連綿數百里。莫非其土。而在城居勢。在鄉居利。利足以買勢。勢亦是以攫利。於是作佃者苦矣。是年不幸。天災頻仍。蝗去雹來。嘉禾爲損。秋收無望。固不僅阿庚然也。重九

剛過催租人至。首當其衝者。乃爲阿庚。阿庚述情乞免。不得。欲鬻子以償其半。猶不許。阿庚曰。吾力竭矣。舍此無他。催租人不顧而去。阿庚惴惴終夜。不能眠。次日晨興。朱氏忽乘輿臨吾村。衛士十人。糾糾其狀。阿庚雖畏。仍哀求減緩。朱氏曰。子若爾。何以禁效。尤呼杖之。於是衆杖之下。乃添新鬼矣。杖雖痛。亦何至於死。實畏之甚。胆乃爲驚破。吐黃水升餘死。妻子不敢抗。惟撫屍大哭。朱見阿庚死。盛氣始稍殺。允免其租。家人聞其言。方如大赦。安敢興訴殺人罪耶。迄今已二載。鄉人畏如虎。談者且色變。余曰。然則朱居城中何所。士人曰。吾亦若仙也。一一爲余述。余默思曰。今日可試吾劍矣。但念士人之言。雖若是。無足證之。不可輕率從事。復顧而之他。言如其言。一日。又往阿庚村。詢其妻子。亦如其言。吾乃預作一狀。述朱之罪。復訪得朱門。密塗牆粉使污。以便別識。更深獨往。隱牆側。縱身登屋。得覩閨幃。左房列一案。有華服微鬚者。踞坐案旁。方稽簿籍。忽一艷妝少婦至。曰。昨夜負千金。今將復門。其子倍數也。鬚者曰。茲有三千可將去。但勿再負也。少婦猶嗷嗷曰。母作喪氣語。敗人清興。乃携出屋。余觀此益大憤。一租之不償。則置人於死。千金供一戲。則吝色毫無。人而獸矣。吾將以

白阿庚之姦。遂大呼朱名。若行刑時之驗。明正身然。彼四顧曰。何物狂奴。敢呼我字。余乃從空而下。彼二頭顱。已膏吾劍。朱有家丁數十人。聞聲而至。圍余庭中。余不欲殺無辜。第思脫身。奈家奴恃衆。欲擒我洩仇。幸余矯捷。揮劍越牆而去。歸以劍血書余名於狀。密遞衙署而去。大索十日。正如錢塘之潮。沸騰澎湃。然平日受其毒者。則又額手稱慶。余則泰然而去。後此不復問矣。今事隔半載。重來舊地。故不敢以真姓氏示人。今蒙垂青於余。故約略以告。余卽當日殺賊之王羽君也。新荷聞竟。亟止之曰。勿再言。不爾殆矣。君面露凶氣。吾早言之。今官中方以重賞購君頭。君何重履險地。語未竟。邏騎已至。妝閣鐵索郎當。請君入甕。並捕新荷。七十鳥哀求不許。而新荷從容就道。雙雙捉將官裏去矣。事詳上憲。王論抵。幸府尹廉得其情。力爭減等。入獄五年。得大赦。而雙雙又慶重聚首矣。至是名大噪。人皆呼爲羽俠。而新荷之受株連。無怨色。人尤難之云。

## 村師趣史

辨 虹

### 逃 匠

吾之所謂村去城纔里許。一面隣大道。榆柳成陰。錯落如墩。一面臨河。河作弧形抱村而流。流之折處逼城堦。不可以丈。自此遙矚雉堞。歷歷可數。直拊村之背。村人性勤懇。工慕效。城中人有所好。必好焉。有所習。必習焉。衣冠文物。語言舉止。莫不相埒。不幸中隔一城。乃不得不以村名。村人固恥之。行道者不察。偶就塗人叩里居。必抗聲答曰。吾城中人也。庶慕在是。暫僦居耳。惟有一事異乎城。城中人於先生饌。奉甚豐。湖學必一舉。有異嗜。務多方羅致之。村人以爲師。固修養有素者。初不恃乎肉食。孔師老。孟師子思。未聞設饌。致饌名且出師上。甚謂師猶貓也。飽則睡去。將息所業。怠業喪資。徒墜饒吻。滋無謂也。不足效法。以故城師失業。雖淪爲隸。流爲餓殍。一聞村人聘。如聞惡聲。不屈就也。

業陶起家者。爲村之鉅富。中年連得數子。訝爲竊變。既長。擬使就傅。意惟書香可換門第也。又

恐不得師。因揚言於城曰。有爲吾家西賓者。必盛款弗悔。久之。來一人。自承可爲人師。問食何嗜。曰。如馮驩。他無所求。於是魚肉供養者三月。一日市斷屠。居停慮帥有三月不知之嘆。預市肉藏之。值溽暑。糲醢俱敗。居停惶恐。西席安坐而食。揚揚如平時。不暇辨肉味也。是年秋大旱。歲饑。餼益以糶。師視所供具。僅脫粟生蔬。有愠色。旣而久咽不得下。語漸侵。居停。居停瞋目。攘臂而呼曰。四民俱有業。吾燒烝人稱之曰匠。汝授徒謀束修。亦教書匠耳。奚爲口腹是校。師以爲侮。曰。士可殺。不可辱。吾其逃乎。不俟終席。襤被竟去。事聞於予。予曰。異哉。先生之逃也。腐肉餽糲。犬彘所不堪食。先生甘之。如飴。曾不以爲餒。脫粟生蔬。犬彘之所必爭。而先生樂之。如道性與畜殊。同也。昔耶律文正爲元帥。卿博極羣書。時有常八斤者。擅造弓。每曰。國家方用武。耶律信者何爲。文正曰。治弓用弓匠。治天下不當治用天下匠耶。名臣猶以匠自况。是匠之稱。初不爲病。異哉。先生之逃也。意者。生蔬脫粟。非教師之道。師道尊嚴。不得以匠名。此其所以求逃爲不辱乎。又豈知吾今者。毛錐新試。一一筆之於書。將使先生無所逃形哉。然則先生其終不可得而逃也。

瑤光秘記 (續)

靈犀

志曇一夕話。足釋子等疑團種種。尼庵隱秘。昭然若揭。癸辛雜識等書所載。初以爲信口開河。過甚其說。卽今證之。有所據矣。按癸辛雜識云。臨平明因寺。尼大利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饗。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簪。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醒醉錄云。部中有尼窰子者。亦妓館也。尼居寺。甚最華麗。以老尼爲老鴿。其餘十二三歲。至二十一二歲。不守。日禮佛。尼裝。夜娛客妓裝。足極纖小。歌喉舞態。異於常伎。亦有戴髮修行者。名曰道姑。蓄髮結辮。忽男忽女。隨人所好。風雲變態。令人目眩神移。化人信佛。滿漢貴顯婦女。好許願祈福。赦罪。多入寺觀拈香。與此輩往來密邇。有某少年。素與尼通。忽開門外車聲。轆轤叩寺而入。則某貴顯太太小姐也。少年竊窺之。垂涎。尼笑曰。君羨之耶。我可借花獻佛也。但許我若干金。少年答以太太十金。小姐百金。逾時。尼作延壽會。誑太太小姐偕往。諷經畢。下迷藥於茶食。瓜果中。皆昏睡。尼曰。太太小姐一誠有感。佛爺引進天堂矣。請凝神於榻內。少年伺候久矣。縱其所爲。畢。尼出湯水解之。豁然醒。後雖知覺。歸不敢

爲其老爺道也。又鳳南巡記載無錫惠山泉畔有尼菴數所。盡選蘇常妙女披羅爲尼。以應隨喜賓客。衆尼皆工琴棋。擅書畫。能詩酒。衆生顛倒慾海沉淪。其中淫穢殘殺之案。不一而足。純廟嘗徵服往訪。學侍衛一二人行。先有老尼款客。見純廟氣度華貴。疑爲達官巨賈。由惜字庫中。曲躬僂僕。導入密室。盡出妙尼。徵歌侑酒。純廟流連忘返。爰與某尼結不解緣。不覺自吐實。尼衆大驚。欲弑以滅口。賴侍衛力戰。某尼翼護得免。命有司戮其徒。火其寺。及回轡登秦山。遊碧霞元君觀。復與女冠狎。山東響馬賊魁。因妒奸劫。謁純廟以智取賊魁。交山東巡撫凌遲處死。并欽派大閱監視。無庸取供云云。由是觀之。尼菴實萬惡之藪。特世人不察。以爲淨居栖心之所。理宜清修寡欲耳。如宋徽宗詔改稱尼爲女德。未免尊崇過甚。比丘尼傳所稱德行高潔者。實鳳毛麟角也。世風日下。淫侈日盛。求如魏廢后馮氏爲練行尼者。已覺絕無僅有。善者乎。唐高祖武德九年之詔。沙汰僧尼。新唐書李叔明請尼女冠四十九歲以上。許終身在道。李德裕傳。元和以來。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周世宗顯德二年。宋建隆初及天禧二年。皆有詔廢除出家之舉。而開元二年禁百官家母得與僧尼往。



還。洪武六年。禁女子不得爲尼。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爲令。永樂宣德間。亦懸爲禁。令仍申明。婦女出家之禁。是皆歷朝善政。惜乎隨時變更。其制事竟不行。而尼與女冠。皆青年婦女。強制大欲。多行淫穢。無怪其然。馮廢后身受羯磨。絕無生趣。一心皈依。聊以寄託。當得練行之號也。緣綺曰。中國有尼之始。余已數典忘祖。請言其詳。予曰。佛經有阿黎夷。釋典有比丘尼。皆譯言尼也。其皈依三寶。未經剃度者。梵名優婆夷。此云在家之清淨女也。雞肋集稱作女和尚。高啓詩稱作尼師。王叔承詩稱作女僧。漢明帝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有尼之始。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武則天后也。始爲尼。琴操妓也。後祝髮。婦女爲尼者。有崔常侍夫人李氏。及爾朱夫人。女子爲尼者。有王旦二女。崔十五小娘。濟尼常出入王謝家。袁粲母師曇斌尼。王維母師大照尼。魏胡靈后初爲尼。其後穢亂宮闈。武媚如循其轍。宋後廢帝從青園寺尼。偷狗糞之飲酒。隋文帝生般若寺。有河東尼躬自撫養。陳尼妙常後嫁潘法成。此皆尼之故事。且粲粲嗜炙人口者也。竊謂婦女出家。本乖情理。摩登伽女。玉耶女。鳩槃荼等。皆親受如來感化。佛未嘗強之出家。楞嚴經云。若有女人。好學

出家持諸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又言若有童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其言斷一婦節。有云。婦心不除。塵不可出。如不斷婦。必落魔道。汝以媼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婦根。根本成婦。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今末法之中。婦女能勘破紅塵。一心向佛。但求自修者。已不多觀。况瞋癡貪淫。下道魔女。強欲納之空門。背道而馳。安得不潰決哉。加以尼寺淫穢。儼如妓院。尼師淫貪。有逾鴛母。誘買妙齡姣女。藉以蠱惑愚俗。陷餌純袴。佛法日益墮。有司不能禁。苟非志曇墮落。相逢若素。和盤都托出。烏能深悉箇中隱秘耶。時志曇更衣既畢。復臨香閣。笑謂予等。將傳以祕密法門。予唯唯靜聽其說。曰。按尼庵中。率以雙暗老尼應門。遊客僅得至方丈室而止。同行者衆。則不敢勾引。其單身年少之客。而又逡巡不去者。最易黏惹。墮其術中。初遣一二沙彌尼。伺之殿側。待客顧問。勾引之法。約分兩端。一由尼師肅客。獻茗留齋。殷勤款待。探客所好。而利導之。客如善弈。則曰。小徒某雅擅圍碁。願出見嘉賓。一決勝負。客如善詩。則云。小徒某雅擅詞翰。願出見君子。藉聆教益。亦有以針黹炫人。則曰。此某徒刺綉。倘貴戚友欲

辦奩物。請爲介紹。如熱中遊宦。則曰某官眷。常來庵作佛事。忝與老衲相契。如某人放某差。某人簡某缺。皆老衲求某夫人所致也。如重利市僧。則曰某紳擬鉅資設錢肆。苦無主計者。如先生爲人勤幹。正可當選耳。或曰某紳家式微。欲貨良田。某紳家暴富。欲求廣廈。某某有巨款。擬放利生息。無不以大利爲圈套。卒黏滯而難脫。或因訟事而求門徑。或因干謁而進苞苴。尼姑雖輕賤微末。實能操縱其事。甘言媚詞。不盡子虛也。三姑六婆。淫盜之媒。不但誘惑男子。更能勾致婦人。開元中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往還。此中具有深意。宋書蠻夷傳。諸市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元嘉中。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閻謀反。所定之制。竟不能行。尼之潛勢力亦大矣哉。故尼寺先以利動人。然後命少尼出以餌客。故使入其殼中。待禪參歡喜。而尼師陟至。執姦呵責。以爲衣冠禽獸。淫污伽藍。勢將扭送官衙。洵洵不已。嗣有出而解紛者。納資了事。並戒勿聲張。如其人庸懦可欺。從此受其脅制。此尼師之技倆。陰毒狡詐。等於鴉兒愛鈔也。一由少尼自出引客。正似宿人愛僧。純爲色欲者。往往有貴游公子。綺年玉貌。先導游禪堂。浸引至密室。避佛偷憐。瞞師潛合。同輩互爲掩飾。除却爭鋒喫醋。鮮有敗露。

者。但其中難關有二。一爲進出問題。一爲孕產問題。一菴尼衆。各有臥室。位在隱僻處所。外人不易識其方向。大有煬帝迷樓。竊曲深遠之妙。據云。防有強暴惡客。闖入騷擾。修行人皆宜有密室。避免塵囂。將來坐關容易。堂皇高論。聞者歎服。其實皆因藏有入幕之賓。懼爲人所窺察也。其室或在床後。關門或在櫥中。開徑或室砌窖中。或房隱壁內。明明香積之廚。而柴草堆中。竟暗藏金屋。明明潤圃之所。而糞土墻畔。乃別有洞天。其複壁幽閨。雖香火道婆。亦不容其出入。故尼刹愈華壯。則密室愈精巧。卽小菴窄院。亦布置嚴密。諱莫如深也。密室裝設精麗。各視財力雄薄。余聞之。志銳言。彼曾見白衣庵有密室。大才如斗。精美華麗。口難形容。紅錦地衣。紫檀几座。雕床上疊錦被。高尺有咫。一切用具。悉以銀製。壁上裝水管。女給使二人。年紀十三四。伺於室外。屏氣不敢作聲。銀磬輕敲。爭先趨入。密室外環以堵牆。牆下有小竇。蓄一黑貓。日伺竇外。生客經過牆外。則貓疾趨入內。若報告然。諳習若通人意。室四壁張祕戲圖。皆名人手筆。見者助情悅目。余心蕩幾不自主。志銳又告余。雨花庵亦有密室二所。一爲道恆所建。自退居後。交靜修掌管。因靜修儼爲住持也。一爲道悟出資所葺。

皆精麗欲絕。二室櫛比。而中隔短垣。經閣度藏梵典十二櫛。在卯字櫛下。有活動方板。啓之。可蛇行入道悟室。經閣中供奉守經神。其香案下。亦有圭竇。如半扇窗櫺。平日以桌幃圍之。此中可逕達靜修密室。兩室復共一旁門。啓之。能達竹園之假山石洞中。洞口以木柵圍之。窅白鶴二於其側。累石爲小廟。供奉青龍神位。遊客過此。輒詭云。洞中有青蟒。粗如困輪。長二三丈。舉首如栲栳。終歲不見。縮視洞口。無蛛絲塵冒。而故作蜿蜒痕。人益信其神。朔望香火不絕。愚夫愚婦。投以雙雞斗酒。或棗栗等物。跪拜於洞口者甚衆。間有小沙彌。愚道婆。偶經其地。時見紅燈一雙。自洞出入。悚然告人。皆曰。蟒精出現。眼大如盞。光紅如火。出入不傷人。皆白鶴童子。厭服之功。聽者益信。曰。必是神物。非道恆道悟兩師。安禪制毒龍。曷克臻此。余耳熟久矣。並不知有此密室。隱石洞中。脫非志銳私告我。又驗諸經閣上。誰肯信之。據云。二室雖設。而常扃鎖。余詢之曰。靜修師臥室。與余密邇。聲息相聞。師夜來皆寢臥室中。初未見空床無人。時既有密室。何以封置不用。志銳曰。祕室留竇。不卜夜而卜晝。非段中書不得入也。段中書者。清季內閣中書。不能詳其名。其人年約四十許。多才藝。而喜漁色。

隱居邗上。業鮮。縉紳中之巨富也。余因憶初入雨花庵。未匝月。某夜睡夢中。如有人喚我。驚起趨師室。見一人膚色微黑。背面立榻前。伏師身上。而肢體顫動。師橫陳而仰承之。得非是人乎。志銳縱聲笑。頻頷其首。又憶此後閱三月。溽暑炎蒸。夜不成眠。月色微茫。清風不至。挾扇循廊。欲覓清涼。因以却暑。行近師室。微聞竹榻作響。吱吱略略。如肩輿飛行。伫立聽之。初聞有聲。彷彿呬吟。依稀嗚咽。細察之。靜修之聲也。特言語模糊。聲音轉澀。不類平日。忽而聲浪低微。備極淫蕩。惟聞語音斷續。中頻喚心肝。無非暱語。復有一人聲。粗類吳牛喘月。默無一語。帶雨尤雲。發聲最異。似蟹吐沫。如貓舐粥。滑達聲。顫喘聲。與竹榻聲互答。余潛聽移時。木立窗外。足不能移寸。中心怦怦。熱氣一縷。直降下體。淨篔中酸癢難耐。手顫無所措。攬揮自撫其私。雙瓣翕張而隆起。陰溝滋潤而熱辣。恐洩春光。悄然而退。仰見繁星在天。如萬目下視。羞極欲暈。頓覺徧體生涼。反汗而慄。又一日。秋風乍起。微雨如絲。余悶極無可遣懷。有志潔者。俗姓徐。長余一齡。秀外惠中。平日最稱知己。招過其室。作葉子戲。自午至申。各做椿家十二度。余屢戰屢北。與志潔輸却千錢。堅欲重整旗鼓。背城借一。志圓執不可。謂須

憤清所欠。再決雌雄。余憤然冒雨歸。取資翻本。道出師室。因泥滑鞋幫。踏石。步履匆匆。首觸屏風。作響。師於室中。厲聲叱問誰何。余應之。瞥見湘簾低垂。八尺龍鬚。正好無遮大會。條有人影閃灼。從床幃間。退入衣桁。余正驚疑。進退維谷。師忽喚入。余懼見責。踟躕而前。師臥床上。以黃紬被覆。蓋得風流周密。面外嚮。察無怒色。雙頰如殘霞。鵝紅不定。眼惺忪視余。余夙承師憐愛。見面無不和顏溫語。今則不然。此時余極惶悚。知已驚散鴛鴦。萬一惱羞成怒。扑責定無倖免。不自知儼軟如綿。雙膝落塵埃。乞師見恕。師嗚起。問何故。余不能答。但曰。有擾清夢。罪無可道。師笑索茶蕩。余起斟。鍾奉進。師拍床沿命坐。曰。我遇汝獨厚。不與他人等。汝知之否。汝是我心腹。不管何事。我不瞞汝。但汝須緘默。勿亂道。凡事子細。以後在我處行走。倘有所見。不用大驚小怪。我當另眼相看。美衣衣汝。美食食汝。卽見他人室中。有陌生男女出入。亦宜避嫌。勿衝撞令人羞惱。切記吾言。他日汝自知無庸饒舌矣。又問此來何事。可直陳毋隱飾。余答以故。師曰。案牘中有龍幣四餅。可將去。餘作客用。余初不肯受。師固命。然後拜謝。取之去。反扣其扉而退。時瀟瀟暮雨。灑蕉葉上。聲益蘇蘇。略停步聽之。

鞋鞞聲登床聲笑樂聲一時並作。今日思之猶啞然失笑。往日聞見皆鬼神莫測。無非嗜慾未除。偶然衝動。竊犯淫戒耳。獨怪其平居面目莊嚴神聖。若不可侵犯。及其歡娛之際。貪戀冶蕩。又甚於尋常男女。萬萬不如余肆志孤行。直截痛快。既已失身於蕩子。寧再賣笑於王孫。苟得有情郎終身事之。不許東風再動搖矣。予聽畢。願綠綺曰。枵腹聽奇聞。亦太癡矣。去住如何。予當爲君撮合之。志曼臉紅暈不能舉首。羞澀之態頗可人憐。綠綺笑而不語。予遂招香姑來。附耳作數語。香姑與志曼出。半晌有丫鬟入。請晚餐。草草食畢。予先告退。瀕行未得與志曼晤。殊悵悵。但語綠綺好事。令宵善自爲之。明日午間來迓君。調笑志曼毋著惱。綠綺笑麾以手。遂別。

(未完)

昔沈期佺贈妓梅雲聯云。梅柳渡江。壓倒春風桃李。雲霞出海。烘成初日。  
芙蓉王可莊贈妓銀珠聯云。銀燭高燒。祇恐夜深花睡去。珠簾暮捲。似曾  
相識燕歸來。皆雋品也。

(素)



至治新刊全相三國志平話卷之上（續）

芸子校

說起一人姓劉名備字玄德。涿州范陽人氏。乃漢景帝十七代賢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後。生得龍準鳳目。禹背湯肩。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好結英豪。小心孝母。織席編屨爲生。舍東南角籬上有一桑樹。生高五丈餘。（原作余）進望見重重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必出貴人。玄德少時與家中諸小兒戲於樹下。吾爲天子。此長朝殿也。其叔父劉德然見玄德發此語。曰：汝勿語戲。吾門德然父元起。起妻曰：他自一家。趕離門戶。元起曰：吾家中有此兒。非常人也。汝勿發此語。年十五。母使行學。事故九守太守盧植處學業。德公不甚樂讀書。好大馬。美衣服。愛音樂。當日因販（原作貶）屨於市。賣訖也。來酒店中買酒吃。關張二人見德公生得狀貌非俗。有千般說不盡的福氣。關公遂進酒於德公。公見二人狀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辭。接盞便飲。飲罷。張飛把盞。德公又接飲罷。飛邀德公同坐。三盃酒罷。三人同宿昔交。使氣合。有張飛言曰：此處不是咱坐處。二公不棄就敝（原作弊）宅聊飲一盃。二公見飛言。使隨飛到宅中。後有一桃園。園內有一小亭。

飛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歡飲。飲間三人各序年申。德公最長。關公爲次。飛最小。以此大者爲兄。小者爲弟。宰白馬祭天。殺烏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爲兄弟。有德公見漢朝危如累卵。盜賊蜂起。黎庶荒荒。歎曰。大丈夫生於世。當如此乎。時時共議。欲救黎民於塗炭之中。解天子倒懸之急。見奸臣竊（原作切）命。賊子弄權。常有不平之心。

不爭龍虎興仁義。賊子讒臣睡裏驚。

却說張飛一日告二兄曰。今黃巾賊遍州郡。劫掠民財。奪人妻女。倘若賊來。飛雖有家財。不能作主。玄德曰。似此若何。飛曰。咱不若先告燕王。招些義兵。使賊來何懼。玄德并關公言曰。此舉有理。即便上馬離家。來見燕王議事。然指到燕王階前。下馬破門。人攔住。飛曰。念我特來見主公。有商議的事。門人曰。少待。報知我主公。把門人至庭前。稱有一人在衙前。欲與主公有議的事。燕王曰。交請來。

（未完）

名譽社長  
法律顧問

萬兆芝

社長兼主編

姚君素

京社社長

傅芸子

編輯

胡叔磊

畢素波

唐棗猗

傅惜華

廣告部主任

王瑞占

島鏡海

發行部主任

李子英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印刷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南金雜誌

第四期 乙種 零售

編輯者

南金雜誌社

印刷者

志成印書館

發行所

南金雜誌社

總發行所

天津法界五號路二十五號

分發行所

北京齊內萬歷橋三號

| 定價    | 實價    | 郵費  | 國外費  |
|-------|-------|-----|------|
| 冊數    | 冊數    | 冊數  | 冊數   |
| 一冊    | 二毛五   | 一分六 | 四分   |
| 半年六冊  | 一元四毛二 | 九分  | 二分四毛 |
| 全年十二冊 | 二元八毛  | 一分  | 四分八毛 |

## 坦途——創刊號——出版了

有徐彬彬之「無冠皇帝罪已詔」及王小隱王萬葉論說各一篇。有雋妙詳盡之「美談」係記宋美齡與蔣中正之婚姻。附二人之「新武家坡式」的攝影。有凌霄漢閣談戲（程長庚之研究）談聯。一士談文。適齋談掌古。傅芸子攷地理。秣陵生吳秋塵小說各一篇。文苑有吳士鑑樊增祥傅嶽棻姚君素之詩文詞。

封面「坦途」徐濟甫書。馮武越畫意。插圖有傅惜華孔廟與長城之美術的攝影。王一之夫人昭實女士花卉。袁寒雲夫人梅真女士自書詩句。陳仁先先生山水畫。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 北京畫報半月刊出版預告

傅芸子主編

本報現應多數讀者要求，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爲半月刊本式，加大並改用銅版紙彩色精印。每期銅鐸版在四十餘方上下，所刊圖畫新奇優美，足供賞玩。內容文字更加豐富高皆趣味濃厚，雅俗共賞之作。已特約海內名家擔任撰述，每冊仍售二毛五分。預定優先特價，並招登廣告，取費從廉。皆有詳章函索，即寄本期。惟於陽歷十二月一號出版，欲定從速，幸勿失此良機也。

北京東城西堂子胡同十四號北京畫報社啓